

綠水蟲影

黃清波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綠水管理站

摘 要

國家公園設置目的在於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國家公園從業人員服務區域既然是在園區內，比起一般民眾是更容易從事生態觀察、研究工作。談「研究」或許太沉重；觀察、紀錄因有地利之便，加上數位相機的發明及成熟，是簡單可行的方法。

民國 90 年，我調任綠水管理站主任。綠水，一個氣溫與花蓮市相當，氣候却比花蓮市、太魯閣都要好的區域，無論植物、動物都有極高的多樣性。偶然撿到的一個大蜂巢，放在地質展示館的櫥櫃內，蜂巢對遊客的吸引力，遠比展示館內的地質看板、岩石、模型更吸引遊客的詢問；加上陸續從原野地撿回來的昆蟲軀殼，昆蟲解說儼然成爲展示館的主要節目。撿蟲、找蟲，成爲巡查的要項之一；使用數位相機拍攝蟲照，也因此成爲巡查步道、原野地順手而爲的工作。

綠水蟲影是過去四年來在綠水、天祥地區拍攝蟲照的總結。蟲沒辦法追蹤，往往只是驚鴻一瞥，無法作深入的觀察；我也不是讀昆蟲的，對於蟲的了解也只是從觀察、圖鑑介紹去認識這些蟲。試著將過去四年來的相片紀錄，撿取稍具故事性的蟲，描述個人心得、感覺彙集成 99 篇蟲的介紹。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尙祈不吝給予指教。

我的拍蟲經驗／6
八星虎甲蟲／16
豆芫青／18
大琉璃金花蟲／20
埋葬蟲／21
彩艷吉丁蟲／22
糞金龜／24
霧社血斑天牛／26
大青叩頭蟲／28
龜金花蟲／30
大黑艷蟲／32
菝契金花蟲／33
天牛／34
扁鍬／36
竹緣椿象／38
大蝦殼椿象／40
疣椿象／41
火炭母草／42
黃盾背椿象／44
台灣大椿象與碩椿象／46
獵椿象／48
黑尾葉蟬／50
綠瓢蠟蟬／52
條紋葉蟬／53
蟬之蛻／54
小蟬／56
青黑蠟蟬／58
紅腳黑翅蟬／60
紅紋沫蟬／62
渡邊氏長吻白蠟蟬／64
象鼻蟲／66
捲葉象鼻蟲／68
虎斑泥壺蜂／70
蜂巢／72
熊蜂／74
棕長腳蜂／76
金艷騷金龜／78
扇角金龜／80
台灣角金龜／82
黃紋細腰蜂／84
黑腹虎頭蜂／86
蛛蜂／88
長喙天蛾／90
石牆蝶／91

環紋蝶／92
尾突與眼紋／94
脫困／96
毛蟲／98
黃帶枝尺蠖蛾／100
金桔樹上的蟲／102
灶馬／104
螳螂吃椿象／106
臺灣大蝗／108
葉斯／110
突眼蝗／112
螳螂／114
蝻斯／116
蠖蝮／118
食蟲虻／120
琉璃寄生蠅／122
蠅／124
葉背的蠅／126
食蚜蠅／127
麗翅蠅／128
大蚊／130
無霸鉤蜓／132
白痣珈螳／133
捉蜻蜓／134
螳蛉／136
竹節蟲／138
蜚蠊／140
蝎蛉／142
昆蟲櫃／144
大花咸豐草／146
倒刺狗尾草／148
正視昆蟲／150
擬態／152
蟲癭／154
真菌寄生／156
芭樂樹下的蟲／158
櫟樹上的蟲／160
綠水步道的蟲／162
蘇花十月某日(一)／164
蘇花十月某日(二)／166
棲地／168
過冬／170
颱風後的蟲／171
微小／172

可愛／174
有趣／176
交尾／178
殘缺／180
藍翠蛛／182
蟹蛛／184
花蛛／186
三角鬼蛛／188
人面蜘蛛／190
蟻蛛／192
蛇吞蛙／194

食蟲虻

食蟲虻在天祥地區經常可見。大大的兩隻眼睛，近拍、放大，呈現好美、好美的複眼。又長、又尖的刮舐式口器，及時速近 50 公里的飛行速度，蚊、蠅、蝶、蛾、蜜蜂，甚至蜻蜓，都難逃它的魔掌。

大部分遊客都不曾見過食蟲虻。三年前暑假有遊客反映：「在步道樹上停著一隻很像蜻蜓的蟲，嘴裡咬著東西，用石頭丟它，也不怕，仍然咬著獵物就近避開而已。那是什麼蟲？」「哦，那是虻，蟲字旁加上死亡的亡，這個字唸作ㄇㄨㄥˇ。飛行的速度跟蜻蜓差不多，看那又長又尖的口器，抓到昆蟲，刺進體內吸食它們的體液。」

可能仗恃著它的兇猛吧，當相機鏡頭靠近時，基本上還蠻配合照相呢！縱使干擾到它，也不過飛離幾公尺就停下來。在野外見到它，不會想到它的兇殘，反而認為它是生態平衡的要角。

食蟲虻命名上仍難逃人類的主觀意識。比較小隻、體色黃棕色的叫「鬼食蟲虻」；體色黑色，翅膀發出藍黑色炫光，胸部有胸毛，複眼墨綠色的，給了個好聽的「大琉璃食蟲虻」；比較少見，大小跟鬼食蟲虻差不多，腹部末端及各腳脛節以下都長滿紅褐色長毛的虻，則叫做「長毛食蟲虻」。

常有遊客問：「那它會不會吸人的血？」我都回答：「倒是沒聽說過。它體積那麼大，反應又沒蒼蠅好，吸血？我看它是找死吧！」

虎斑泥壺蜂

詩經·小雅·小旻之什「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宋朱熹集註：「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以螺贏代養螟蛉幼蟲，自古以來傳為佳話。不過，古人觀察昆蟲可能有誤會了。事實上卻是螺贏蜂咬螟蛉蛾的幼蟲回去餵養自己的孩子。

螺贏蜂是細腰蜂，有細腰、會抓蟲回巢餵養後代，野外常見的細腰蜂有黃紋細腰蜂、虎斑泥壺蜂及黃胸泥壺蜂。黃紋細腰蜂抓的是蜘蛛不是毛蟲，應該不是詩經上的螺贏，比較可能的是虎斑或黃胸泥壺蜂。野外比較常見的是虎斑泥壺蜂。

虎斑泥壺蜂全身被覆黃黑相間、亮麗的條紋，體長將近 3 公分，看起來似乎很兇狠，卻不會主動攻擊。會注意到它築巢是因為它把泥巢就築在櫃枱後方的假牆上。一些書上說：蜂在築好泥壺後，就四處去抓毛蟲，塞滿巢，再產一顆卵。現場的觀察却是：蜂啣泥築巢，在洞口剛好容納它腹部伸入時，就先在泥壺內部上方產一顆卵，再去抓毛蟲塞入巢內。館內的這個泥壺，在蜂產卵後，休館時間到了，大門一關，蜂沒辦法進來，也沒有再回來，空留一顆卵懸吊在泥壺內。

偶然在文山賓館的門把上見過它正在築泥壺，趁著它去搓泥球，把壺內一隻被麻醉的毛蟲取出掛在泥壺上，第二天一看，毛蟲又被塞進壺內，壺口也封了；約半個月後再去看，卵都已經孵化成蜂咬破泥壺離開了。打開泥壺，毛蟲都吃得一乾二淨，只有那曾經被我取出毛蟲的泥壺，壺內仍殘留一隻乾扁毛蟲。到底是吃剩的，或是毛蟲身上殘留我的手漬，導致幼蟲不吃這隻毛蟲，那就不得而知了。

蜂產下的卵也不一定全部孵化。曾經有虎斑泥壺蜂在管理站廚房的玻璃上一次築八個泥壺，一樣約半個月後，有五、六個泥壺內的卵早就變成蜂飛走了。有一天，剛好是一位在環保署毒物科上班的義工來站值班，我帶著她掰開其中一個完整的泥壺，未孵化的蜂卵已經乾扁、枯掉了，毛蟲却仍然新鮮。把毛蟲倒出來，六隻腳竟然還會蠕動，當時距離泥壺作成已經有兩個月。還是毒物科的有概念，她說：「蜂是用什麼麻醉劑呀！被麻醉的毛蟲不吃不喝二個月，還保持新鮮，未見消瘦，腳都還會動，這確實值得研究！」

八星虎甲蟲

蟲名上冠個虎字，可想而知，這種蟲必然很兇殘。

每年四月起，管理站旁的空地上就開始出現八星虎甲蟲。身長不超過 2 公分的虎甲蟲，全身略呈藍綠色，胸腹部的翅鞘上有八個白斑，頭寬大，複眼突出，胸足細長，行動敏捷、靈活，兩隻大顎外露，目現凶光，臉呈凶相，見到人也不怕，一般僅作短距離飛行。當人靠近時，低飛後退，頭仍看著人，因此又搏得「攔路虎」的稱號。

雖然是攔路虎，要近拍虎甲蟲可不容易。拿著相機追著它跑，幾次飛飛、停停，它還是看著人，拍照的欲望却被磨蝕掉了。

能夠近拍虎甲蟲竟然是在它們交配的時候。虎甲蟲交配時一動也不動，盡情享受歡愉的同時，鏡頭可以恣意接近；完事後的虎甲蟲公蟲，似乎還喘著大氣，呆立著不動，相機近拍就更容易了。

虎甲蟲的卵是產在沙地裡。93、94 年管理站旁的崩坍地在 4 月以後，每天都有近 40 隻虎甲蟲在那兒飛來跳去。94 年 10 月 1 日龍王颱風，沙石順著山溝覆蓋崩場地，95 年全年竟然看不到一隻虎甲蟲在管理站附近出現。96 年夏初，只有少數幾隻虎甲蟲孤單地在地上飛飛跳跳。8 月至 10 月，連續好幾個颱風，山溝再崩坍，沙石再覆蓋崩場地，推土機來回清理，環境是恢復了，我想的却是，虎甲蟲的卵又被刨掉，明年要見到虎甲蟲更難得了。

藍翠蛛

藍翠蛛，蠅虎的一種，體長不超過 1 公分，體色像塗滿油彩般，由藍、綠、紅、黑四色組成。別的地方聽說很少見，確實也是如此吧！以前看到的蠅虎，大不了是眼鏡黑條蠅虎，四處遊走，捕捉蒼蠅；會注意到藍翠蛛，是到了綠水以後。

綠水野營地的欄杆上，經常有藍翠蛛來回逡巡。個體雖小，見到人會舉起兩隻前腳威嚇；如果不用它，鏡頭一直靠近，它聰明得很，不吃眼前虧，乾脆一躍而下，鑽入草叢。

親眼見過三次藍翠蛛的捕殺過程。第一次是在綠水野營地的鍍鋅欄杆上，一隻台灣巨蟻傻乎乎地走著，看見藍翠蛛也不曉得轉身就跑。藍翠蛛一躍而上，咬住蟻的觸角，毒液注入，一甩，蟻翻了個身，順著欄杆弧度，咚！兩隻一起掉到地上。過了半分鐘，藍翠蛛就叨著蟻回家享受。

第二次一樣是在野營地。青剛櫟的葉面上，兩隻藍翠蛛正在分食台灣巨蟻。一隻咬頭，一隻咬腹，使勁拉扯，沒多久，扯斷了，巨蟻分了屍，蜘蛛咬著戰利品各自躲起來用餐去了。

第三次是在豁然亭步道的木欄杆上（怎麼也是欄杆？）藍翠蛛碰見台灣巨蟻（又是巨蟻！）先是相互對峙，巨蟻個頭雖大，却一點也沒戰鬥力，根本不知道已經面臨死亡。一陣閃躲、攻擊，巨蟻也是被藍翠蛛咬著觸角拖進欄杆縫內。

能夠多次目睹蜘蛛食蟻的捕殺場面，自然是很幸運。觀察過程中，我是冷漠面對蜘蛛與蟻之間的殺戮、死亡，不作任何干擾，畢竟這就是自然生態中的生存法則。

綠水步道的蟲

綠水步道全長 1.9 公里，沿途小橋、流水、斷崖、林蔭，景觀豐富，步道平坦，走完全程不過 40 分鐘，是一條老少咸宜的步道。

步道入口位在管理站東側。沿著階梯上行，注意兩側的草花，很容易就見到捲葉象鼻蟲，不是站著發呆，就是埋頭在葉面上啃食，或者正匆忙地捲動葉子為寶寶準備育嬰

室。吊橋前的青剛櫟偶而會見到碩椿象吸完樹汁正在葉面休息；橋邊的樹蘭開花如吊鐘狀，青斑蝶停在花上盡情享用花蜜。過了吊橋，步道邊一些葉子坑坑洞洞，那是金花蟲的傑作；象鼻蟲捲起的育嬰葉苞到處都是。步道開始有粉蝶、弄蝶、蛇目蝶及螽斯、蝗蟲出現。運氣好、季節對，看著環紋蝶拍著大翅膀緩緩飛過，大嘆連個照相機機會都不給。步道上小隧道長 30 公尺，不用燈具，手扶岩壁，緩步慢行，幾步路、轉個彎，就可以見到對向射進來的陽光。隧道內偶而會有蝙蝠受驚突然飛出，聲勢嚇人。然後，就上了斷崖。僅容兩人錯身而過的小徑，鑿岩開築，高出公路 80 公尺，東向可遠眺合流露營區，天氣晴朗，甚至可見到設在山稜線的研海林道索道頭。往西看，立霧溪淙淙流過，由溪水侵蝕、堆積形成的綠水階地清晰可見。斷崖岩壁上只長了些芒，落單的蟲才會在這裡出現。

一過斷崖段，步道偶而點綴大花咸豐草，還是有少數的粉蝶會來光顧；只不過這段步道才 150 公尺，就面對綠蔭覆蓋如拱狀的小徑，鳥叫聲此起彼落。蟲喜歡陽光，蟲也怕鳥啄食，能見到幾隻金花蟲、蝴蝶，算是幸運了。兩邊的櫟樹是可以注意一下，說不定見到一些甲蟲、蝴蝶吸樹液。

走出步道，左轉是非開放性步道。聖帕颱風挾帶的巨風、暴雨，吹倒大樹、沖蝕步道路面，遊客不好通行，却成就花草處處，是蝶、是蜂、也是山豬的天堂。蛺蝶、青斑蝶、粉蝶到處飛舞，姬蜂四處造訪；山豬的拱痕像除草般把路面翻了一番。

回頭走向步道出口，花、草、樹、蟲氣象完全不同。樹幹間人面蜘蛛、中形金蛛結著大網，等著獵物上門；轉彎處幾叢芒草葉上，大蝦殼椿象蟄伏不動；步道兩側大花咸豐草花朵怒放，群蝶飛舞，金龜子、金花蟲隨處可見，蝗蟲、螽斯跳躍其間，各種蜻蜓四處穿梭，這裡是蟲蟲的樂園。

爲了讓一些蟲能在步道覓食、交配，步道東段只維持遊客可通行的狀態。兩側的大花咸豐草僅適當修剪，不作全面砍除。表面看起來是雜亂了些，但却提供豐盛的蜜源，吸引大量的昆蟲，延續它們的生機。

有好幾次聽到一些走完步道進入管理站的遊客興奮地說：「步道有好多好多蝴蝶，真是名副其實的蝶道。」身爲公園的一份子，很高興這樣的作法，能得到遊客的認同與鼓勵。

寄生蠅

初見琉璃寄生蠅，還誤以爲是麗蠅，心想：到底是那邊的環境髒亂，或者那裡有腐屍，怎麼養出那麼大的蒼蠅，全身還長滿毛刺，噁心得很。

拍了蟲以後，參考一些書籍、圖鑑，原來它是喜歡乾淨、喜歡訪花的寄生蠅，綠水、天祥地區的大花咸豐草上經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不曉得是不是因爲體型大，有恃無恐；或者因爲吃花粉素食，它一點也不怕人。無論是正視、上視、側視拍照，它吃它的花粉，絲毫不緊張。

雖然寄生蠅常見，但除了拍它在草花休息或覓食外，要見到寄生蠅交尾還真不容易。那一天在文天祥步道廢耕地上，偶然看到一隻雄蠅在大花咸豐草花瓣下對著一隻雌蠅飛舞、盤桓，沒多久，已撲在雌蠅身上交尾。機會難得，相機從各個角度盡情拍照。幾張下來，奇怪？雌蠅怎麼一動也不動。大膽地、慢慢地掀開花瓣一看，怎麼一隻花蛛咬著雌蠅呢！被刁住的雌蠅已經死了，當然不會動。雄蠅在姦屍啊。

或許是人、蟲意識認知的共鳴，也或許是雄蠅發覺了無趣味、不對勁，這時雄蠅才倖倖然地起身離開。

無意間窺視到蟲蟲互動間深沉行爲的秘密，足足讓我興奮了一整天。

豆芫青

蘇花公路在靠近崇德隧道前有一條非常不起眼的小叉路，路面鋪有柏油，通常只供作鐵路局維修鐵軌使用。因為少人走，道路兩旁植被生長狀況良好，各種昆蟲也群聚在這裡。走在步道上，不時可以見到攀木蜥蜴跳上躍下，蝶、蛾、葉蟬當然也少不了。在這些蟲中比較特殊的是豆芫青，這裡是園區最容易觀察到的地方。

步道中段一塊打著水泥的空地，可以想像曾經有過房子。建築物拆毀了，空地四周長滿豆科植物，藤蔓攀爬、覆蓋，已大略形成綠色矮牆，每年五、六月開始就吸引一大群豆芫青如蝗蟲過境般啃食、交尾，沒有人為干擾，簡直是活在天堂裏。

天祥地區要見到豆芫青的機會一年還不到一次。對豆芫青的第一次印象是在研海林道上。黑色的腹部、黑色的腳、黑色的翅膀、觸角，幾乎是全身黑，兩顆黑溜溜的眼睛鑲嵌在橙紅色的頭上，黑色的觸角不時抖動，兩隻大顎不停翕張，如果不仔細看，幾乎分辨不出它的眼睛在那裡。當時以為拍到多罕見的蟲，興奮得很；對了圖鑑，才知道是豆芫青，豆科植物上常可見到。

一般的蟲看見人靠近，就忙不迭地逃竄、飛走。豆芫青，特殊的很，一點都不怕人。相機靠近，照樣埋頭吃它的葉片，或者整理它的觸角，甚至看著你，擺個姿勢讓你盡情地拍。

然後，進入十月，一夕間整群豆芫青忽然不見了。少了豆芫青的步道整個沉寂下來，了無生氣。圖鑑上說，豆芫青雌蟲是把卵產在土裡，還好這裡沒有砍草、沒有挖、填土，期待明年的夏天，相信到時候這個地方仍會是紅頭蠕動，生意盎然。

金花蟲

天祥地區的草花環境中，金花蟲是常見的昆蟲。筒金花、藍益金花、黃守瓜、黑守瓜幾乎全年都不缺席。

金花蟲一般都小小的，所以當見到大琉璃金花蟲的超大個體時，心裡總有一份感動。大自然多麼神奇，創造出那麼少見、那麼大隻、那麼漂亮又那麼和善的蟲。更幸運的是，竟然被我遇見了。

幾次遇見大琉璃金花蟲總是在匯德步道的末端。深藍色如鏡面般光滑的翅鞘，在陽光下反射出亮麗的光澤；橙黃色的頭胸部，正面看，鑲著兩顆烏溜溜的眼珠，還掛著兩根觸鬚。臉部缺少大蟲的兇狠，反而是一副無辜的表情，行動緩慢，幾乎是不怕人，可以讓相機在各個角度一次拍個夠。

已經有兩年連續在匯德步道觀察到大琉璃金花蟲。今年在兩次大颱風過後，仍然可以見到它，看來它是經得起自然災害的摧殘，匯德步道應該有它的族群存在。

拍了照，跟它道別時，希望的是明年還有機會見到它或它的小孩。

倒刺狗尾草

被稱為「兔子尾巴」，在低海拔開濶地上經常可以見到的倒刺狗尾草，由於圓柱狀的圓錐花序在序軸上密生倒刺的剛毛，小時候常拿來當作飛鏢相互投擲。玩樂的結果是：衣服、褲管、鞋帶上扎滿剛毛，理也理不掉，拔也拔不乾淨，換洗衣褲時，就常引來爸媽一頓責罵。從來也沒想到，這些叢生的狗尾草竟然是昆蟲的殺手。

附著、死在狗尾草上的蟲通常是鞘翅目昆蟲，兇如虎甲蟲也無法倖免。常見的是金龜子、金花蟲。全身光滑的金龜似乎不應該被狗尾草「粘」住，我曾經仔細觀察這一「粘」的機制，原來鞘翅目昆蟲如果停駐在因風吹而結成一團的狗尾草上，稍為不小心，後腳前跗節的爪，很可能勾住由密生倒刺剛毛所形成的小孔，不像人的後腳陷入洞內可以慢

慢退出、解開，昆蟲在奮力拔腳無效後，很可能就此餓死。死在狗尾草上的昆蟲也因此都保持全屍。昆蟲的臉沒有表情，否則一定是呈現驚恐狀態。

比較罕見的是，狗尾草竟然也能粘蝙蝠。推測應該是蝙蝠的全身，包括翅膀，長滿細毛，當它撲向狗尾草時，魔鬼貼的效應使得蝙蝠怎麼拉扯也脫不開，蝙蝠也只能等死了。

蜂巢

會注意蜂巢是因為經常有棕長腳蜂飛進展示館。循著它們的飛行路線，才發現原來儲藏室爲了通風需要開了扇窗，蜂就進來築巢了。每年一個，新蜂新巢。了解這種蜂不會主動攻擊，儲藏室反而變成解說空間。95年秋天，虎頭蜂進來了，做了個外殼如海浪圖像的巢。小小隻、倒三角頭的虎頭蜂，原住民巡山員說，這種蜂經常在部落住家附近做巢，基本上還算溫和。相信原住民生態智慧，一年過去了，沒看見蜂進出，蜂巢也沒拔，反而增添解說素材。

每年3到9月，經常有黃紋細腰蜂、虎斑泥壺蜂、黃胸泥壺蜂進來展示館牆面上築巢。運氣好的遊客，看著他們銜著泥土飛進、飛出，或者咬著蜘蛛、拖著毛蟲直往泥巢裡塞，看的興奮莫名，相機猛拍，說是活生生的生態教室。

但還是有殘忍的事發生。去年十月管理站旁山溝上一棵三層樓高的樟樹，被人趁著黑夜鋸斷，樹上一個兩顆籃球大的蜂巢被摘走，現場留下米酒瓶及膠帶，想是穿著雨衣，用膠帶封緊領口、袖口，準備鋸盆，倒酒、打燈，樹鋸斷後，蜂巢撞地，群蜂亂舞，見了光，都往酒盆衝。獵人拔了蜂巢，拿了酒盆，分裝去了。文山賓館後面一棵大榕樹也被鋸。這次是兇巴巴的黑腹虎頭蜂，樹倒巢破，蜂還是戀著巢不走，獵人也不敢來。經過四個月，日晒雨淋，巢爛了，蜂也走了。獵人何苦作孽？

我常跟遊客說，現在各種維他命、營養品到處買得到，真的有必要拿蜂泡酒、吃蜂蛹嗎？國民養生習慣真的有必要檢討、改一改，就讓蜂回歸自然吧。

蟲癭

蟲癭是植物受到昆蟲的刺激，爲了保護自己，增生組織，把昆蟲包裹起來。增生的這些組織個體就叫作蟲癭。昆蟲在癭裡仍然可以吸食植物汁液，等到昆蟲長翅、成熟後，咬破蟲癭飛走。植物是損失了它的汁液，昆蟲却得以長大、成熟，所以是單利的行爲。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經常可以在塩膚木上看見蟲癭。塩膚木，早期原住民朋友們把它燒成炭，磨成粉末，作爲火藥的替代品；原住民上山如果忘了帶塩巴，臨時可以用塩膚木的果實表皮充作塩巴使用。塩膚木受到角倍蚜的刺激，長出的菱狀蟲癭就叫作五倍子。因爲裏面有好多的小蚜蟲，所以又叫作百蟲倉。

五倍子初長時呈青綠色，隨著蚜蟲長大、成熟，顏色會變成淡黃色，這時候的癭非常堅硬，但內部已變成中空狀態。五倍子可作中藥用，功能清熱解毒、散瘀止痛，但必然要在二十四節氣的「霜降」前採取，否則這些蚜蟲可就咬破癭殼飛走了。

另外，五倍子也可以拿來作染料，染液爲淡黃色，如果加媒染，染液爲暗灰青色，有非常強的著色力。

曾經摘取一、二個成熟的五倍子放在昆蟲櫃作解說，當我把五倍子掰開一角，從缺口裡慢慢敲出長著翅膀的蚜蟲時，遊客直呼：「太稀奇了。」下回有機會到白楊瀑布賞景時，瀑布前方的吊橋頭就有一棵塩膚木，也經常長出五倍子，如果撿到一顆，倒是可以敲破看看是否有蚜蟲跑出來哦！

灶馬

以我的印象，灶馬在綠水大概一年還見不到一次，可見它數量的稀少。

灶馬，外觀像蟋蟀與螽斯的混合體。腹部短小，高聳的兩隻後腿強壯有力，跳躍能力一流。絕大多數的遊客都不曾見過灶馬，綠水昆蟲櫃裡曾經存放過它的軀殼，每當我把它拿出來解說時，遊客的第一印象都是「怎麼有那麼畸形的蟋蟀」。只可惜細細的六隻腳，撐不了一再地拿進拿出，現在只剩下身體而已，腳都不見了。

其實中國很早以前就認識灶馬這種昆蟲。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蟲三：「灶馬，處處有之，穴灶而居。」因為常在爐灶附近出現，後腿又壯如馬腿，才有灶馬的稱呼。古人並且相信「灶有馬，足食之兆。」認為它的出現是吉兆，甚至還以為灶王爺騎的不是一般的馬，而是灶馬，。

我一直搞不懂的是，為什麼灶馬「穴灶而居」？穴灶，不就烤死、燒死？灶的餘溫或灶旁人類的剩肴殘羹會不會才是吸引灶馬出現的原因？

櫟樹上的蟲

看過一份資料顯示，櫟樹有 1,400 多種害蟲，我就特別注意天祥地區的原生櫟樹——太魯閣櫟及青剛櫟。當然所謂害蟲，是相對而言，如果蟲把樹的葉子全數吃光，讓樹沒辦法進行光合作用而死亡，這種害蟲或許是該徹底消滅；如果只是啃幾片葉子、吸吸樹汁，我認為這棵樹是在滋養這些昆蟲，反而增益生物的多樣性。

天祥地區有兩棵青剛櫟，有空我總會去看一看。文天祥步道中途的青剛櫟我已經連續觀察了三年，只要季節對，幾乎每天都有麗翅蠅、黑尾虎頭蜂、枯葉蝶來造訪。要去看樹上的這些蟲腳步一定要輕，避免走在落葉上的聲音驚擾到正在努力吸食樹汁的蟲，那就功虧一簣了。不過麗翅蠅倒是老神在在，管它閃光燈、腳步聲，它就是吸它的樹汁，連看都不看你。

今年七月，偶然間在文山小公園發現一棵青剛櫟上也有蟲在吸食樹汁。最先是中華大虎頭蜂、扁鍬、枯葉蝶，然後是豹斑蝶、雙尾蛺蝶、小紫蛺蝶、騷金龜、大吸木蟲，大家輪流上陣，吸飽就離開。接著，黑尾虎頭蜂來了，它是老大，吸一吸樹汁就回過頭來趕走其它的蟲。有些蟲就只能趁著它不注意衝過去吸兩口再趕快離開。幾天以後，蜂不見了，這些蝶、蟲又快樂地過日子。有一天我到現場查看，蜂又有了，這一次是中華大虎頭蜂再度出現，這種蜂個性比較溫和，與其他蟲過著還算和平的生活。最後蜂愈聚愈多，樹的兩個傷口被七、八隻中華大虎頭蜂佔滿。以為它們仍然是那麼溫馴，鏡頭就直接移向它們，誰知道，不一樣了，竟然有蜂飛來驅趕。

現在文山小公園櫟樹的傷口已經癒合，再也見不到昆蟲吸樹汁；文天祥步道的青剛櫟傷口一直沒辦法恢復，所以一直都有蟲前來。有機會走進文天祥步道，在靠近中途時請放輕腳步，保證一定看得到有蟲在青剛櫟上吸樹汁，至少也有好幾隻麗翅蠅甩著它的口器等著你的光臨。

彩艷吉丁蟲

有著亮麗、永不褪色的綠色帶紅條外殼，彩艷吉丁蟲被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昆蟲。雖然珍貴稀有，每年總會見到一、二次。五月開始，偶而就可以在天祥附近區域見到它。通常它是在樹梢振翅疾飛，我只能望蟲興嘆，不容易拍到它的身影，但是它確跟我有過多次邂逅。

第一次接觸它是在 94 年 6 月。那天大約 10 點多巡查經過綠水賣店的殘障坡道，一隻彩艷吉丁就躺在坡道上，六腳朝天，奮力想翻身。活體呢！撿起來放在草坪上，正面、

側面拼命地拍，樂得很。想想看，賣店已經營業 2 小時，有多少遊客從這裡進出，竟然都沒發現，自傲地認為，它根本是在等我嘛！只可惜沒多久它就死了，軀殼進了展示館昆蟲櫃，成就了好多、好多遊客的讚嘆。

間隔不到一個月，總統蒞臨九曲洞，我與幾位同仁對步道清潔作最後一趟巡查。走著走著，一隻彩艷吉丁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等著被我撿。九曲洞步道沒多寬，爲了環境清潔，站內的同仁已經全程來回走了好幾次，就是沒有人看到，它又在等我。當然它也進了昆蟲櫃。

第三次撿到彩艷吉丁蟲的過程更玄。假日值班，停好車沿辦公室走廊準備騎乘機車時，一摸口袋，機車鑰匙沒帶。貪近，穿越中庭，走不到幾步路，一隻全身完好、亮麗的吉丁就死在眼前。

這些吉丁大概是不願意死在荒郊野外沒沒無聞，希望奉獻自己給遊客觀賞吧，所以才幾次出現在我的前面，讓我替它完成最後的奉獻。

最近一次見到彩艷吉丁是在 96 年 7 月底。那天忽然心血來潮想進入新建天祥服務站工地看看。打開圍籬，沒走幾步路，就見到一隻彩艷吉丁攀附在黑鬼菜上，當然也是盡情地拍照。只是這隻吉丁從側面看翅鞘已經有些破損，行動也相當遲緩，顯然它是快要死了。

拍完照，我還是堅持我的原則：活體不抓！雖然昆蟲櫃內只剩下一隻六腳全斷、胸腹用粘膠連結的吉丁。

熊蜂

名副其實，毛絨絨的一大團，黑色的頭、胸部，長滿金黃色長毛、渾圓的腹部，飛起來聲勢驚人，就昆蟲而言，熊蜂確實是一隻如熊般的龐然大物。

從六月開始，綠水、天祥地區大花咸豐草的花上，就可以見到它的蹤影；管理處辦公室前方的烏皮九芎偶爾也可以看到它的造訪。有一年十月，天氣已經漸涼，因公出差到關原，在山莊坡道旁的野花上都還可以見到它忙著吸蜜。

熊蜂個頭龐大，採蜜時六隻腳緊抓住花梗，整朵花都因它的重量而彎折，這使我回憶起小時候抓蜂的情景。

記得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暑假到住在新城順安的外婆家作客，住久混熟了，跟鄰居小孩去抓全身烏黑、好大一隻俗稱的“絲瓜蜂”。絲瓜，一般是在竹搭的棚架上蔓生，隨著藤蔓的延伸，開的花離地大概也只有 170 公分。忘了是誰傳授的，我們把剛收割的稻草，從節點上一折，稻草的梗就像出鞘的寶劍般可以拉進拉出。再將靠近節點約 5 公分的梗從中間掰開，這根稻草就成爲一個活套。當絲瓜蜂採花蜜一頭栽進花蕊時，把活套從翹起的腹部套下，活套一拉，就抓到一隻。將蜂的頭塞進醬油瓶，活套一放，蜂飛進瓶內，就抓到一隻了。記憶中最多曾經抓到半瓶呢。

童趣而已。現在想起來也不知道當時抓這些蜂幹什麼；認識、親近昆蟲以後，甚至都懊悔童年的行爲。

蠅

像天線寶寶一樣，柄眼蠅頭上長著兩根柄狀突，它的複眼就長在柄突上。小小的，體長不過 5 毫米，喜歡在姑婆芋的葉面上活動，對移動的物體非常敏感，鏡頭靠近時，哧，很快就跳離。

長腳蠅，一種經常橫著走的蠅。體型瘦長，胸腹從側面看，像傾斜的三角形，兩隻複眼就身裁比例來說，是大了些。相機鏡頭靠近，會跟你玩捉迷藏。可以在潮濕有青苔

的樹幹上發現；與麗翅蠅一樣，它也喜歡吸樹汁；同樣地，如果有蜂在，它也不敢造次，等老大離開才敢上前吸食。

甲蠅，好小好小的一隻蠅。墨綠色的胸腹部會發出金屬光澤，就像披著一副盔甲。兩隻紅眼也是出奇地大。甲蠅在天祥地區不常見，相機總是慢慢地、靜靜地靠近，深怕驚擾到它。另有一種淺棕色的甲蠅，紅色的眼睛，外露的口器，像是外星來的生物，蠻有笑果。

食芽蠅，一種外形如蜂的蠅。透明的兩隻翅膀，外觀與蜂相近，兩顆又大又圓的複眼，斑斑點點，如水梨皮般，它不吸樹汁，也不食腐肉、腐果，喜歡訪花，反應不像一般蒼蠅那麼好，相機鏡頭靠近也無動於衷。

螳螂吃椿象

綠水站前的金桔樹上經常可以看到螳螂在枝葉間逡巡。綠色的個體與柑橘的綠葉恰好形成良好的掩護，除了覓食以外，甚至交尾也在樹上公然進行。金桔的花葉也是許多昆蟲幼蟲的食材或停歇的地方。一位是昆蟲世界裡有名的殺手、惡霸，另一位通常是蛾、蝶或毛蟲柔弱毫無抵抗力的對手，柑橘樹上經常成為殺戮戰場。

第一次殺戮是發生在金桔樹後方的紗網上。這隻螳螂侵近黃斑椿象的時候，椿象渾然不知，還定定地站在紗網上望著前方。螳螂靠近時，如鐮刀般的前足一伸一夾，椿象已被緊緊扣住。好整以暇，螳螂的三角臉上露出詭異的眼神，先舔舔右前足，如同磨刀般，再從椿象腹部咬下第一口。整個吃食過程將近一小時，我和義工就在旁邊眼睜睜地看著它一口接一口慢慢地享用美食，除了從各個角度拍照以外，不作任何干擾。

椿象幾乎是被吃得一乾二淨。螳螂吃的最後一口竟然是椿象的頭部，仔細聽，還可以聽到卡滋、卡滋的聲音。吃完後，愛乾淨的螳螂還舔舔兩隻前足，搖頭晃腦，三角頭、大眼睛，配合口器的翕張，充分表現出滿足的神情。

同樣的殺戮在金桔樹上再次發生。這次螳螂第一口就咬下椿象的頭，一樣吃得津津有味，一樣吃得乾乾淨淨，不留痕跡。

棕長腳蜂

還沒有拍蟲、認識蟲以前，當有棕色、好大隻的蜂飛進展示館內，總是如臨大敵般，捕蟲網、殺蟲劑齊備，一逕地驅趕、捕殺。

認識棕長腳蜂是從整修展示館外的亭式解說牌開始。工人換屋頂大樑，一群人上上下下、敲敲打打。好心告訴他們：「屋頂下方有好大的蜂在築巢，小心被蜂螫。」誰知道工人竟回答：「這種蜂很乖，它做它的巢，我換我的樑，只要不惹它，不會螫人的。」

有意思，竟然有蜂不螫人的！再查閱相關圖鑑、資料，真的它是不會主動攻擊。

剛好館內儲藏室開了窗通風，棕長腳蜂就大大方方地飛進來築巢，以往儲藏室的門幾乎是不曾打開，從此我開始帶遊客進入儲藏室看這些蜂築巢、餵養寶寶。遊客距離蜂巢不過 1 公尺，閃光燈閃呀閃，蜂就是忙它自己的，了不起也是瞪你兩眼而已，一點也不怕人。三年下來人與蜂的互動，在這裡是一片祥和。

偶爾，長腳蜂會在館外的花圃閒逛，不認識它的遊客嚇得哇哇大叫，我却幾乎可以撫摸它的翅膀。認識它，就不怕它，用在人與長腳蜂的互動上再契合不過。

金艷騷金龜

93 年 8 月，艾莉颱風警報剛解除，西北颱造成台灣北部大淹水，損失慘重，還好天

祥地區僅下了大雨。雖然雨停了，天氣還是陰陰的，遊客也只有寥寥幾位。下午，我帶著義工騎機車去查看文山溫泉、賓館的狀況。溫泉吊橋下滾滾黑水，溫泉池已被溪水淹沒；轉到賓館，狀況還好，這座賓館號稱是先總統蔣公行館，是有一些歷史建物的味道，只不過格局改了，內部空蕩蕩的，沒有任何文物。

回程路上幾乎沒有車輛，機車以 70 公里的速率飛馳，突然間，眼中閃過一個綠點，直覺上認為那是一隻蟲。不行！雖然路上沒車，但是蟲蟲停在公路上是太危險了。掉轉車頭，停下一看，竟然是一對正在交尾中的金艷騷金龜！太神奇了，頭一次見到騷金龜交尾。不過，也未免太危險，路中央辦事，不怕被車輾啊？各個角度拍了照，輕輕地抓起來，把它們放在路邊駁坎上，兩隻金龜仍然樂此不疲繼續辦事。

只是兩隻金龜交尾，我相信那天下午我與義工都有著別人無從了解的感動與體驗。願他們的子子孫孫永續不絕。

扇角金龜

對著來到展示館的小朋友，我從昆蟲櫃裡拿出一隻扇角金龜的軀殼，「你看，金龜子常常看到對不對？不過，我們這裡的金龜子還裝著一把扇子呢！」說著把扇角對準他們的視線「哇！真的，是一把扇子吔！」「但是，為什麼要裝扇子呢？我們這裡太熱？」小朋友張著口，睜大眼睛，一臉茫然。「啊，不是啦，跟獨角仙一樣，那是用來打架、搶女朋友用的。」陪同的大人哈哈大笑，小朋友忸怩、害羞。這樣的場景每個禮拜總要在綠水展示館上演好幾次，遊客興奮，我們也感到好高興，能引起遊客對昆蟲的興趣。

扇角金龜在天祥地區每年 3 月起至 11 月經常可以看到，一般是趴在樹上吸樹汁，偶而咸豐草花上也可以見到它的蹤影；管理站前方的芭樂樹落果時，也經常吸引它來取食。金龜的外翅呈現翠綠色，有光澤，偶而也可見到紅棕色、藍色的個體。依我的觀察，翠綠色的翅鞘當置放一段時間，尤其經過太陽曝曬後，局部會有黃光出現。95 年 11 月曾經在豁然亭步道東入口看見七、八隻扇角金龜在空中飛翔，樹木參差圍繞的有限空間內，有那麼多還算大隻的甲蟲縱橫其中，是有回到侏羅紀時代的感覺。檢視停下來的幾隻金龜，翅鞘部分已轉成金黃色。死亡的顏色浮現，我知道這群金龜已到瀕死的境地。

台灣角金龜

雖然不是保育類昆蟲，但是見到台灣角金龜，尤其是公龜，總會目眩於它的氣勢。

第一次遇到角金龜是在天祥自來水水源的蓄水池上。一隻公龜頂著與身長相當長度、如鹿角般分叉的犄角正在蔓草間緩慢移動。初見的驚奇、興奮之餘，當然是拿起相機猛拍，正面、側面、上視各個角度都不錯過。它也蠻配合，不時抬抬腳、搖搖頭，蠻不在乎的態度，與它的氣勢相當。拍得盡興以後，只不過才走幾步，竟然發現一隻母金龜正在那兒踱方步。一樣，先各個角度拍了以後，忽然間想到，就讓我來湊成這段姻緣吧。把幾步遠的公龜抓來，就地一放，只見他一副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姿態，馬上騎上去。偶爾，還會屢屢回頭望著我，一副大恩不言謝的表情。當天，我，兩隻蟲，都好快樂。

最近一次再見到角金龜夫婦是在文天祥步道的小葉桑上。樹上的桑椹已經開始成熟，角金龜成對站在樹枝上，撥開遮擋鏡頭的樹枝所造成的搖晃，並沒有讓公龜自保、飛離，反而是張開好長的兩隻前足，狀如螃蟹，威嚇入侵的我，似乎在斥罵，要我離開，不要騷擾它們。憤怒的樣子，彷彿可以聽到喘氣的聲音。

竹緣椿象

綠水、天祥地區的竹林到處可見，無論是綠水文山步道、文天祥步道、豁然亭步道、文山小公園都有一大片竹林。奇怪的是，以我的觀察，會有竹緣椿象群聚生活的竹林，卻僅限於豁然亭步道東入口，天祥活動中心正前方、天祥自來水蓄水池一側面積不到 20 平方公尺的竹林。

竹緣椿象大出的時候約在每年六、七月。94 年這片竹林密密麻麻爬滿椿象，它們在這裡嬉戲、覓食、交尾，沒有天敵來殺伐，過得真是幸福快樂的日子。

初見時，相機還猛拍，幾次以後，拍得都不想拍了。然後，10 月 1 日龍王颱風來了，這片竹林斷的斷，倒的倒，因應環境整理需要，竹子砍的砍、鋸的鋸，95 年全年經過這裡不下一百次，連一隻椿象也沒看見。再經過一年多的調養生息，竹林約略恢復以前的規模，想總該有竹緣椿象出現了吧，結果只在 8 月見到這麼一隻踽踽獨行，掃視其他的竹子，真的就只有這麼一隻。接下來幾天，就看到它越爬越高，應該是上去找嫩枝吸汁吧。然後，有那麼一天，它也消失了。

棲息地的破壞，以小見大，管理站旁空地虎甲蟲的消失，及天祥竹緣椿象不復再見，真的是嚴重影響物種種群的生存及數量。自然力的破壞，或許還有恢復的一天，人為破壞可能就造成某些物種在這一棲地永遠消失不見了。

蘇花十月某日(一)

假日，不用值班。昨晚已經從網路氣象知道今天陰天，降雨機率只有 10%，一大早就起床，看看天空，陰陰地，但太陽已微微露臉。想那蘇花公路的蟲況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去看看，簡單盥洗，跨上機車，一路直奔匯德步道。

幾年來已經養成查看氣象預報的習慣，用日照、風力、溼度來驗證當日蟲的出現多寡。聽說昨天下午蘇花公路下了一陣雨，想來今天蟲況應該不錯。

步道靜悄悄地。這是一條廢棄道路，少有人來，植被任其生長，偶爾才略有修剪，蟲多樣，數量也多，是我經常拍照的地方。準備好相機，一進步道，虎甲蟲已經在前方引路。它就是喜歡在沙地、步道上亂竄，難得看到它飛到草花上捕食獵物。見到前方怎麼會有一坨虎甲，趨前一看，竟然是在交配。距離上次拍到虎甲交配已經有兩年了，能近距離再見到，運氣還不錯，當然鏡頭得慢慢靠近。青帶鳳蝶、粉蝶、蜂在步道飛舞，偶然停下，相機順勢跟上。雖然這些蝶、蜂已拍過太多了，但是每張數位相片都會紀錄拍照日期、時間，也算是替步道留下昆蟲紀錄。縱斑彩獵椿象蟄伏在葉面上，不像其它種獵椿都把頭抬得高高地；黑紋龜金花蟲到處可見，只拍下正在交配的一對，希望沒打擾到它們；甘藷龜金花蟲一樣金花閃閃，孤獨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筒金花蟲在葉面上表演倒立，奇怪，不論在草莖或葉面上，筒金花蟲就是喜歡兩隻前足攀著，後面四足騰空而起，這種動作不知有啥意義？步道中途一隻虎甲蟲剛剛被人面蜘蛛的蛛網網住，虎甲還在掙扎，蜘蛛已經衝上，不待打包就開始吃食。姑婆芋上柄眼蠅四處閒逛；忽然間發現一隻比綠豆還小的小黑瓢在葉面上流竄，趁它停下，趕快按下快門；白點廣翅蠟蟬一副老神在在，站著不動任人拍照。

走到步道中段轉彎處，芒草葉上傳來窸窣聲，趨前一看，是大蝗，今年首見的大蝗在去年同一地點附近再度出現。太興奮了。心裡想著：我應該是見過你的父親、祖父，甚至今年六月在這裡見到的若蟲也應該是你吧！調整好相機慢慢靠近，大蝗眼睛看著我，它大可一飛而去，但是，沒有，它只在所站的芒草上短距離調整位置，讓我拍了十幾張。

今天匯德步道的拍蟲成績算是蠻豐碩了，尤其今年在同一地點附近碰到久未謀面的大蝗，更是教人興奮。離開步道時，回頭望著一片草綠，不禁默唸：再見了，今天見到的所有蟲蟲，謝謝你們，希望下次再相見。

蘇花 10 月某日(二)

離開匯德步道，滿懷豐收、愉悅的心情，回程轉到崇德隧道前的廢棄道路。

停好車，慢慢走下步道，已經有兩個多月沒來，景況是有些變化。8 月颱風吹倒的樹幹，枝葉都已枯乾，兩側雜草仍然奮力生長。仔細看，就在一些雜草、枯枝的末端站著蟲呢！是舞虻。小小的尖嘴，兩隻大眼，駝著背，縮著翅膀，孤零零地站在枝頭上，而且不止一隻，是好幾十隻，各據枝頭，不注意看還以為是花苞。少數一、二隻嘴裡可還銜著小蚊，相機靠近也不躲不閃，小虻終究還是虻，除了被蜘蛛捕食外，可以和它抗衡的昆蟲可真有限！

芒草穗的末端，貓蛛呵護著它的卵囊，扳著芒草拍照，仍然不動如山。蜘蛛護卵可是有名的。

下到步道中段的平坦地，豆科植物依然蔓生。想著 5、6 月時這裡一大群豆芫青啃食豆葉，現在這些蟲大概交配產卵後都死了，惆悵之間竟然發現草地上還有一隻，可憐它的外翅末端破了，腹部可能受傷裸露，一群蠅繞著它轉，不時就上去舔一、二口，豆芫青只能用它的前、後腳撲東趕西，八字形下垂的眼睛無助地望著我。愛莫能助呀！拍了照，不忍地離開它。

順著步道走一圈，總計見到五次大蝗振翅疾飛躲入芒草堆中。大蝗也真有意思，它青綠的體色如果不動，其實很難發現。是因為膽小吧，有人靠近就驚嚇得四處逃竄，反而曝露它的行蹤，有心人如果要抓它，可真容易。

回程時，一隻螳螂若蟲躲入蕨內，只剩下三角形的頭部外露，四處張望；臨出口，一隻獵椿若蟲蹲在大花咸豐草的花蕊上，一片黃，靜待著獵物上門，獵椿的本能完全呈現。

黑尾葉蟬

見到黑尾葉蟬總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

說它黑尾，也不見得全黑，反像是深藍，藍到發黑。翅是黃中帶綠，乳黃色倒三角形的頭部，鑲著兩顆小小、黑黑的眼睛；三角形靠近角尖處，一道上彎的黑色弧線，我都稱它有一張 smile 的臉，甚至我還懷疑，市面上 smile 的圖案、色彩是照它的臉部繪製呢。

黑尾葉蟬身長不過 1 公分，天祥地區一年四季都可看到；飛行距離一般不超過 10 公尺，大部分都是用跳躍來躲避敵人。曾經在福木葉上看見它躊躇滿志地踱來踱去，可愛模樣，就像是在跳舞。在草叢裡見到鏡頭，僅作短距離的跳躍，攀附在草莖上，躲躲閃閃似乎是在偷窺；鏡頭靠近時，又探東探西，跟你捉迷藏。每次見到它，再多的陰霾也一掃而空，覺得好舒服。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性能力。一次在綠水公廁前方的雲南黃馨樹籬上見到它們正在交尾，跟它們躲躲閃閃地拍了幾張照片，過了兩個多小時，回去一看，還交尾不放，真是服了它們。我相信母蟲應該是很欣賞、很滿意這樣的老公吧，要充分受精來生育它的下一代。

埋葬蟲

同樣是鞘翅目，埋葬蟲給我的印象却是陰森森、髒髒、恐怖的感覺。幾種埋葬蟲，不是全身烏黑，就是黑色的鞘翅配上不搭調的紅色、橘黃色，頭部也是一副猙獰的表情。任何一種金龜子、鍬形蟲，我總是敢抓、敢摸，有時還會對著它說：你好可愛喔；埋葬

蟲，算了吧，最好不要碰。我常在想，到底是昆蟲的名字讓我心裡自然產生嫌惡感呢？或者，它的吃食行爲、它的外貌，確實真的很恐怖？

一些圖鑑上說，很容易在遊憩區遊客堆置的垃圾中發現紅胸埋葬蟲。公園內的垃圾桶都是塑膠製品，遊客堆置的垃圾也隨時清理，不可能讓垃圾堆置過久，紅胸埋葬蟲在遊憩區倒是沒見過它們的蹤跡。反而是有一次在文山賓館前庭的樹下，遠遠就看見一大堆東西，趨前一看，一隻死掉的蟾蜍，嘴巴微張，一大群埋葬蟲正從它的口中進出。要命的是，一隻鳳蝶也在一旁吸食它的屍水。

想到這些埋葬蟲進出蟾蜍體內吃食、產卵，我對埋葬蟲的恐懼，似乎是有理由的。

糞金龜

對蟲有較多的認識，也不過是這幾年的事，糞金龜推糞球也只有在「小宇宙」的影片看過。聽說陽明山擎天崗常可以看到糞金龜，總希望自己也有機會一睹它推糞球的可愛模樣。

終於，三年前的春夏之交，信步走到綠水下台地，哇！第一次看到了，是它沒錯，五角形的頭部，觸角奮張，正趴著努力地推糞球。狂奔回辦公室，拿起相機，興奮地邀請展示館當天的義工—我的初中數學老師，一起下去欣賞它的可愛。當然，相機也猛力存下它各個角度的影像。從花蓮一路趕來綠水上班，40 公里的路程，今天真值得了。

隨著蓮花池劃歸綠水站巡查，見到糞金龜的機會更多了，甚至還觀察到一隻想不勞而獲的糞金龜，攻擊正在努力推糞的另隻、搶佔糞球的鬧劇。而且我也大略猜得到，擎天崗糞金龜推的糞球是牛糞，綠水大概是狗糞，而蓮花池，想當然就是猴子大便囉。

有二件事我一直都不能忘記。一件是 96 年清明節在綠水野營地告訴露營的婦人，趕快帶著小女兒去看糞金龜推糞球，婦人大喊：「哇！動物星球頻道才看得到呢！」興奮的聲音，彷彿仍在耳邊。另件是：當在展示館昆蟲櫃秀出糞金龜如掌狀的前足，遊客驚奇的表情。

一個糞金龜推糞球的簡單動作，給大自然增添多少趣味，也帶給人類多大的喜悅。

臺灣大蝗

童謠：「草螟公，穿紅裙，要叨去，要坐船…」是幼年嬉戲常唱的兒歌，也因此蝗蟲是小時候就認得的少數昆蟲之一。小學上學時要經過一大片稻田，7、8 月稻子收割後，是同儕們打棒球、戲耍的場地，有比較頑皮的友伴，在玩樂之餘就會去抓泥鰍、粘蜻蜓、捕蝗蟲，還把蝗蟲拿去烤，烤好的蝗蟲看起來是酥酥黃黃的，記憶中大概是有吃過一、二次吧。

印象中的蝗蟲都不過 3、4 公分而已，初見到臺灣大蝗，可被它龐大的身軀嚇了一跳。依我的經驗大蝗在天祥地區，一年還看不到一次；但是每當我在 9、10 月間走在蘇花公路的匯德步道上，卻可以預期見到大蝗。那是在步道的一個轉彎處。踏著落葉的腳步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然後就可以見到蟲的跳躍，它就是大蝗，而且還是一對夫妻。見到它們，我不自覺地會對它們說聲：「嗨！又見到你們了。」除非大蝗受驚飛行，否則行動遲緩的大蝗，鏡頭幾乎可以伸到它的眼前。鏡頭下的大蝗，龐然大物，兩隻後足長滿棘刺，頭部形容詭異，確實教人讚嘆造物的神奇。

步道上見到大蝗的頻率越來越少，進入 11 月，大蝗不見了。隔年的 6 月，就在去年看到大蝗的不遠處，再在芒草上見到臺灣大蝗的若蟲，鏡頭對著它，心裡想著：我見過你父母呢！好好活著，長大後可要再出來跟我打招呼唷。

無霸鉤蜓

每次在綠水合流步道中途小溪，看到無霸鉤蜓張著翅膀在水面上來回逡巡，總盼望它能停下來讓我拍一張照。可以多一種保育類昆蟲的照片，也多一些對它的認識，每一次希望卻總是落空。

那一天，機會來了，它飛進展示館。展示館建在原野地，三面都是庭園，後方則是山嶺，上班時間開放的大門，時常有蝶、蛾、蜻蜓不請自來。這些蟲不曉得入口就是出口，飛進來以後，四處亂竄。運氣好的，嘆！飛出門了；太多的蟲卻是飛累了停在紗窗、躲在天花板上。下班門一關，再也沒有出口。一天沒吃東西的蟲，心急胡亂衝撞玻璃，每天上班展示館地上總有蟲屍可以撿取。所以，我們在氣窗開了一個出口，總希望蟲能找到出口，順利出門；展示館內也準備一面小小的捕蟲網，儘可能把飛進館內的蟲活捉、放回它自己的空間。

鉤蜓飛進展示館倒是頭一回，它不像白刃蜻蜓飛得那麼快速、俐落，三兩下就被網住了。小心抓著它的翅膀，好好地端詳、確認。餵它吃大飛揚的花，吃了兩口，不吃了。把它放在樟樹枝上，它竟然就乖乖地抓住不放，好像大家有緣，就給個機會讓我拍照。隔了兩分鐘，它的翅膀急速地原地拍動，不一會兒，它飛走了。

我猜想，應該是抓它的翅膀太久不放，一時間飛行肌還沒舒展開，所以不會馬上飛走；原地急速拍動翅膀應該是在調整、恢復翅膀的活動力吧。

蝨斯

蝨斯在天祥地區很常見，無論是步道沿線或一些空地的草花環境，行人走過，草叢間一陣窸窣，草搖花動，停下腳步，仔細搜尋，長長細細的觸角，尖尖的頭部，兩顆圓滾滾的眼睛，蝨斯正看著你呢！

蝨斯常見，葉斯就很少見了。過去四年來，在天祥地區也才見過二次。第一次是在巡查文山賓館時，迴廊的天花板上趴著一隻翠綠色的蟲，瞪著雙眼，兩隻觸角明顯較其他種蝨斯來得長而粗，六隻腳似有肉墊，可以倒掛在天花板上。就這麼一次，三年來經常在想，是否有它的族群存在，是否有機會再見到它？

再次見到葉斯的記憶非常深刻。幾位遊客在展示館聽完昆蟲解說，已經超過休館時間半個鐘頭。送走遊客，收拾好東西，就在跨上機車準備回太魯閣時，眼睛一瞄，花圃裏竟然有一隻葉斯。當下是一陣狂喜，三年不見，大拍一番是免不了的。

爲了服務遊客而延遲下班時間，才有機會再見葉斯，我認爲這就是機遇。不敢說是老天給我的一點點補償，但卻更加深我對遊客解說的熱誠，就由一隻葉斯開始。

綠瓢蠟蟬

綠瓢蠟蟬的體形就像個下弦月，不過這個月亮是綠色的，底下還有六隻腳。頭部長在月尖的一端，眼睛朦朦朧朧，略呈棕色。因爲頭尖、尾尖，全身青綠光滑，像個趾高氣昂的小公雞，我認爲它很高傲。

綠瓢蠟蟬的高傲在天祥地區是有理由的，因爲它少見到一年還見不到一次。最近一次見到它是在 96 年 7 月，下班途中轉進溪畔廢棄道路，正在拍攝筒金花抱著草莖時，眼睛瞥見旁邊的葉面上站著一隻綠瓢蠟蟬。見獵心喜，筒金花也不想拍了，慢慢地轉移鏡頭，深怕搖動草木、發出聲響。還好這一隻蟬配合度非常高，就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我可以盡情但小心翼翼地從各個角度拍它。因爲，依我以前拍綠瓢蠟蟬的經驗，稍有聲響，受到驚嚇的它，馬上「啵」一聲跳躍、飛走，藏身綠海，可就沒得找了。

蛇吞蛙

自從調任綠水管理站後，匆匆已近7年。7年以來，爲了站區巡查及機動性需要，每個上班日都是騎乘機車來往太魯閣、天祥間，算了算，不知不覺也繞了地球一圈半。旁人總認爲：幹嘛這麼累，不搭交通車？機車日晒雨淋，還冒著沿路落石的危險？我卻以爲自由度高，甘之如飴，不以爲苦。

中橫公路午後遊客就漸漸少了，管理站下午4點休館，返回位在太魯閣的管理處洽辦公務，5點簽退。一小時的空檔，如果天氣良好，陽光充足，我都會在溪畔隧道前停車，利用20分鐘沿著舊公路找尋還沒回家休息的蟲蟲。

已經連續好幾天都是出太陽的日子，高溫、乾燥的天氣，預期縱使有蟲，數量、種類也不會多，我還是停下機車，走上長約150公尺的舊公路。果然，公路兩側的草叢只見到幾隻蝗蟲、筒金花意興闌珊地跳動。正要調頭回去時，隱約中瞄見一隻斯文豪氏赤蛙飛快地跳躍橫過公路，還沒反應過來，又聽見沙沙的聲音，一條長約2公尺的過山刀緊追其後。然後，聲音停了。公路水泥護欄的阻隔，終究讓青蛙功虧一簣，草縫中隱約看見蛇正在緩慢地吞嚥青蛙。

相機跟著上去，不行！雜草太多，擋住了鏡頭。如果一直耗下去，太陽馬上就要下山，日照不足，拍不起來的。想它應該不會吐出青蛙反過來咬我吧，自私的心裡，隨手拿了一根枯枝撥弄，果然稍微移動位置；還是不行，雜物還是太多，蛇應該再出來些，又撥了撥。蛇大概被我幾次撥弄給搞煩了，乾脆爬上護欄，擺個姿勢，來吧，盡量拍吧！相機在各個角度轉動，快門按了不下二十次，蛇才緩緩離開。

我也快樂地飛馳在中橫公路上，今天是豐收的一天。

蟹蛛

蟹蛛習慣性地把前二對步腳曲折、張開，外觀確實像隻螃蟹；頭胸部上的三角形棕色標記，像是帶著眼罩，扮成蒙面俠。只是它不仗義行俠，反而是訪花昆蟲的殺手。

天祥地區看到的母蟹蛛，大部分是捲起大花咸豐草的葉子當育嬰室。剛出生的小蟹蛛如鉛筆心大小，就曉得趴在咸豐草的花蕊上等待獵物上門。土黃色的體色藏身在黃色花蕊上，不仔細看，真的不曉得花蕊上蹲著一隻蜘蛛。小蟹蛛獵捕的是一些小蚊、小蠅。長大以後的蟹蛛一樣是枯守在花蕊、花瓣上，管它是蝶是蛾，甚至是蜜蜂，照咬不誤。管理站前方的坡地，特別保留一大片大花咸豐草，讓昆蟲有個地方覓食，當我帶著遊客現場觀察時，除了草花性昆蟲外，遊客見到小蟹蛛高超的隱身術，或者蟹蛛緊咬著昆蟲不放的景象，無不大呼：好新奇喔！以前都沒注意到，真的是生態園區。

圖鑑上的蟹蛛，不論雌雄，體長都不超過1公分，可是文天祥步道廢耕地上，卻見過腹部就將近2公分的大蟹蛛。說它是蟹蛛，因爲它的步腳也擺成蟹形，腹部也是近似五邊形，也是停在大花咸豐草上等待獵物上門，體色相近，也不結網，只差沒戴眼罩，獵捕的蝶蛾比三角蟹蛛的獵物大多了。每次見到它，就像見到黑熊、大象這些大型動物，對它投以愛惜的眼光。前三年，每年從二月開始就可可在一定點見到它；見它捕到獵物，心裡想著：我只在這個地方見過你們，要好好活著呢！

花蛛

與蟹蛛一樣，天祥地區的花蛛一樣是躲在大花咸豐草的花蕊、花瓣上，以守株待兔的方式捕食獵物。隨時張開的兩對步腳，虎視眈眈，就等著不知危險的蝶、蛾，甚至蜜蜂送上門來。

野外經常可以見到花蛛在草花上咬著獵物，原先總以爲花蛛是在獵物吸食花蜜的時候伏進、偷襲、捕殺，其實不盡然如此。曾經兩次目睹花蛛捕殺獵物的過程。停棲在花

蕊上的花蛛在粉蝶靠近時，竟然就縱身一躍，主動出擊，幸好這隻蝶快速反應，閃過這致命一擊。發生得太突然了，相機也沒來得及拍下畫面。從此，每當見到花蕊、花瓣上有花蛛，手指就半按相機快門，希望能留下它的捕食影像。

果然，一次在溪畔舊公路，同樣是花蛛停在大花咸豐草上，一隻蝶飛著靠近花蕊，就在要停下時，花蛛猛然一跳，腹部拉著蛛絲，撲向蝶，一瞬間，已經咬住蝶的腹部，毒液應該就馬上注入蝶的體內，蝶的掙扎不過 2、3 秒，就見到花蛛咬著蝶慢慢地拉回花蕊上。今天是有大餐可以享用了。

我很高興目睹到隱藏在捕食背後的殺戮行爲。當我把這段經驗告訴義工夥伴們，羨慕的眼光讓我不覺自傲起來。

正視昆蟲

幾年找蟲、拍蟲的經驗告訴我，一張蟲照如果要能表現出昆蟲的特質、活力，一定要把焦距對焦在蟲的頭部，尤其是它的眼睛。眼睛模糊的蟲照，充其量只能顯示出它的形態；少了靈魂的蟲照，除非是很少見，否則我是會把它刪除。

昆蟲的眼睛包括單眼與複眼，透過單眼與複眼對外界光的變化作出反應，進行覓食、求偶、定向、休眠、滯育等活動。大部分蟲的視力遠不如人類的好，蜻蜓可以看到 1 至 2 公尺，蒼蠅只能看到 4 至 7 公分，都需要借助其它嗅覺、味覺等器官來輔助。可是蟲對移動物體的反應卻十分敏感，要正面拍蟲的眼睛，我都會先把相機的功能先調好，並且預設焦距，半按快門，非常緩慢地移動相機，趨近蟲的眼睛。鏡頭對焦蟲的眼睛時，仍然會有些蟲快速飛離、跳開，這時候只能自嘲是「蟲的心情不好，不想被拍。」大部分的蟲會靜靜地看著，眼神交會，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只是人看到的是蟲體，蟲眼睛中看到的我又會是什麼呢？不禁又陷入莊子觀魚的迷思。

長喙天蛾

幾年前，一位外國婦人興沖沖地走進綠水展示館，一見面就說：「哇！你們臺灣有蜂鳥吔！」還好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拍蟲，對蟲也認識了一些，知道她說的是什麼，當下就拿出蟲書來，找到圖鑑上的長喙天蛾，還記得那位婦人一看圖片，大為驚訝，不禁讚嘆：「太神奇了，竟然有那麼像蜂鳥的蛾！」

蜂鳥是美洲特有的鳥類。長喙天蛾體型與蜂鳥相近，翅膀揮動超快，可以在空中定點停留。如果再伸出長長的吸管吸食花蜜，是很容易被誤認為蜂鳥。

拍攝長喙天蛾時，我會把相機功能依當時的天候狀況先行調好，設定焦距後半按快門，相機迅速接近在空中停駐天蛾，到相當焦距的距離，觀景窗影像最清晰時按下快門，通常都能照得到飛行中的昆蟲影像。

天祥地區較常見如蜂鳥的天蛾有小長喙天蛾、咖啡透翅天蛾等。

霧社血斑天牛

4 月，已經有好幾天臺灣全島都在下大雨，天祥也不例外。立霧溪溪水已經一片污濁，波濤洶湧，水勢驚人。依幾年來的經驗，上游地區肯定是雨量超大。下雨歸下雨，步道、遊憩據點還是得巡查，穿上雨衣，騎著機車，先進入白楊步道走一趟，步道靜悄悄的，春天的鳥因為下雨，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幾天前群鳥聚唱的景況不再見到；步道的蟲也只見到幾隻蝶遲緩地拍著翅膀。大雨使鳥、蟲的世界一片空寂。

轉往文山溫泉，遠眺已見不到溫泉池，滾滾溪水把三個池子完全淹沒，大雨過後，必要再僱請原住民朋友挖沙了。附近的賓館還是得進去瞧瞧，前後繞了圈，窗台上怎麼有一隻好大的甲蟲，沒見過呢，可得好好地拍。鏡頭慢慢靠近，是一隻天牛，怎麼一動也不動，手一碰翅鞘，隱約中感覺有東西在蠕動，天牛死了，腹部長蛆呢！太可惜了，那麼大一隻，長了蛆也沒辦法放進昆蟲櫃當解說材料。

回去對了圖鑑，竟然是珍貴稀有保育類的霧社血斑天牛。圖鑑上的介紹：霧社血斑天牛…中低海拔常見，感覺是有一點失落感，不過，至少在天祥地區還是第一次見到。

抓蜻蜓

杜松蜻蜓大概是 40 年前農田間最常見的蜻蜓，它也是我小學時候經常捕捉的蜻蜓。

常問義工怎麼抓蜻蜓。答案不外乎是用竹掃把撲，就是用竹枝沾捕蠅紙的黏液粘。奇怪，怎麼臺灣東部抓蜻蜓的方法就是跟西部不一樣。

抓蜻蜓最簡單的方法是把大飛揚的花連梗摘下，用大約 20 公分長的細線綁在梗上，就可以誘捕蜻蜓了。拿著綁好餌的細線，在田間遇到杜松蜻蜓，只要在它眼前繞個幾圈，蜻蜓就衝過來咬住花，隨手將蜻蜓撲在胸前，就捉到一隻了。兒歌「田嬰來，田嬰來，一角給你買旺來。」似乎就是配合拿誘餌旋轉而創作的。

這種抓蜻蜓的方法好像沒多少人知道。15 年前曾經在魚池邊現場表演給兒女看，能這樣捉到蜻蜓，總還記得當時兒女好樂，佩服老爸怎麼懂得這種技術。不信，有機會抓到一隻杜松蜻蜓，就地找大飛揚的花餵它，蜻蜓會吃得津津有味。只不過用大飛揚當誘餌，對農田間常見，俗稱「黃蜻蜓」、「紅蜻蜓」的霜白蜻蜓，可起不了作用，這些蜻蜓對大飛揚連看都不看，更別說撲過來搶食了。

比較殘忍的方法是：如果找不到大飛揚，而手上剛好有一隻杜松蜻蜓，把它的頭、腹、足摘掉，用線綁著剩下的胸部，同樣見到杜松蜻蜓時，在它眼前繞一繞，它也會過來吃。

我經常在想，難道杜松蜻蜓真的喜歡吃大飛揚的花、同種蜻蜓的肉塊？應該不是吧。手中繞動大飛揚、蜻蜓腹肉，在蜻蜓的眼中彷彿有小型昆蟲飛翔，貪吃的個性可能是它撲上來搶食的原因。否則，路邊那麼多大飛揚，如果它的花是蜻蜓的食物，杜松蜻蜓吃花就吃飽了，不必在天空追著蚊子跑。

至於晏蜓，是在稻子將成熟的時候開始出現。飛翔在稻田間的晏蜓如同飛機巡弋，頗為壯觀。抓晏蜓用的是女色誘惑。把一隻母晏蜓，死活不論，用長約 70 公分的線，一端綁在前、後翅間的腹部上，另端綁在細竹枝末梢，蹲在田埂，以稻穗當掩護，看見晏蜓，把竹子在頭上揮舞，綁著線的母晏蜓就像活著般飛翔，公晏蜓受不了誘惑，飛過來要交尾，一上手，讓兩隻晏蜓都掉在地上，用手撲住，也就抓到一隻。要知道，當時晏蜓可賣錢呢。

曾經抓過的蜻蜓，死的死，放飛的放飛，既不能吃，也賣不了錢，純粹童趣而已。以前玩樂的農地，都已建了房子，間雜著小塊農田，不是面積太小，就是噴灑農藥，不復以往黃昏時候滿天蜻蜓飛舞的景觀。想要表演抓蜻蜓的方法，還真找不到地方。

大青叩頭蟲

走在步道，帶著相機，見到的、拍到的每一隻蟲，嚴格講起來，都是邂逅，都是不期而遇。想想看，一般的蟲沒有一定巢穴，太熱的時候不出門；颳大風、下大雨，躲都來不及。整天忙著的是：尋找食物、躲避敵人、找尋伴侶。我也是多久才來一次這個地方，但是就在那個時間點，我們遇上了。昆蟲的視力或許不好，人在它面前只是模糊的

影像，腦袋瓜子可能也沒想那麼多，人藉著相機留下它們的影像，不論是獨照、交尾、覓食或捕殺，就我而言，都是難以抹滅的記憶。當我秀出這些蟲照時，雖然這些蟲說不定百分之九十上都死了，但是它留給觀賞的我們太多的歡愉、讚嘆與驚奇。真是要感謝它們的付出。

兩次遇見大青叩頭蟲，如同幾次撿到彩艷吉丁蟲一樣，都是巧遇。一次在匯德步道，剛進步道口就見到它氣勢磅礴地飛到一棵樹上。太高了，鏡頭吊不到。就像知道我的心思，或者它就是要留下美美的照片，飛降下來，到一張光線良好、高度適當的葉子上。於是，抹殺了儲存卡的大半空間。另次是連續假期快到了，偕同義工到合流露營區檢查設施，順便砍草、修剪樹籬。它就飛到我的腳前，當然先拋下工作五分鐘，也是各個角度儘情地拍。

常有義工問我，你怎麼都找得到蟲？我說：我也不知道。或許蟲想留下它美美的影像吧；或許是巧遇；也或許蟲知道這是個愛蟲的人，沒有敵意，故意飛過來問好呢。

石牆蝶

還沒開始找蟲、拍蟲時，聽到管理處解說員介紹園區的一種蝶，翅膀張開時，表面上的條紋就像地圖上的等高線一樣，它是石牆蝶，又叫作地圖蝶。

哦！有這種蝶！開始拍蟲後，記得拍到第一隻石牆蝶時，還興奮地秀給同仁看，以為拍到多麼稀有、少見的蝶。漸漸地，步道、原野地的草花上經常可以見到這種蝶，相片紀錄裡影像愈積愈多，新鮮感逐漸消失，現在看到石牆蝶，願意拿起相機拍它一張照片，心裡還會想：「算你福氣啦！」人到底是人，新鮮感消失後，就不懂得珍惜了。

石牆蝶在文天祥步道的廢耕地上最常見。大花咸豐草的花蕊上經常見到石牆蝶張著翅膀猛吸花蜜，似乎在炫耀它等高線般的圖樣，絕少見它閉合翅膀站在草花上。

石牆蝶還喜歡吸食腐果。綠水站前方草地上種植的三棵土芭樂，8、9月落果發酵時，蜂、金龜來了，綠蛺蝶、三線蝶、枯葉蝶也來了，當然也少不了石牆蝶來摻一腳。只是要拍它們時，腳步踏著落葉的聲音，似乎是一種警報，還沒靠近，這些蝶已經拍著翅膀，飛到鄰近的高枝上，偷偷看這個人到底要幹什麼。

曾經，昆蟲櫃裡也有一隻死掉的石牆蝶。面對圍繞的遊客，當我小心翻開它的翅膀，展示地圖等高線般的圖紋，遊客的驚奇聲，每每都在我的預期中。

一隻蝶的翅膀，經過適當的解說，就能豐富遊客的認知，我相信這些遊客見到地圖等高線時，就會回憶起綠水的地圖蝶吧！

黃紋細腰蜂

剛開始拍蟲沒多久，有一天，義工跟我反映：「櫃枱抽屜縫，有蜂在進出。」一看，是黃紋細腰蜂，體長約2公分，腰細如線，解說時，我常說它是女人的最恨，通常遊客都會在驚奇中轉為大笑。

我常在想，是否啣土築巢的蜂都不會主動攻擊？黃紋細腰蜂、虎斑泥壺蜂或黃胸泥壺蜂，它們的泥巢大部分築在人類住居的屋簷、牆角，幾千年來的人蟲互動，導致這些蜂不會主動攻擊？或者，這些蜂秉性比較善良？

黃紋細腰蜂是把泥土和著唾液，嘴腳並用搓成泥球後再帶回築巢。如繩陶的手藝，塑造子彈形的泥巢；視築巢環境，有逐個排列，也有堆疊成一團。在綠水，泥巢顏色有土黃，也有鐵灰色。我常說土黃色的巢應該是就近從後山搓成；鐵灰色的泥可能就要下到立霧溪河床去採取了。

塑好一個泥巢後，據我的觀察，它是先下一顆卵，再去找子代的食物。不像其它泥

壺蜂，它為後代準備的食物不是毛蟲，而是蜘蛛。被麻醉的蜘蛛幾乎都是蠅虎科的，有可能是同一種，也有可能不同種。曾經有義工告訴我：黃紋細腰蜂閩南語如「鴛鴦」的發音，鄉下房子的屋簷下常可見到。小時候如果抓到麻雀、斑鳩，就會在屋子四周找泥壺蜂巢，掰開拿裡面的蜘蛛餵鳥。我也曾在展示館儲藏室裡找到一個尚未化蛹的泥巢，倒出裡面的蜘蛛，結果那些被麻醉的蜘蛛竟然在我桌上不吃不喝還活了一星期。

現在當我導館解說時，經常會帶遊客進入儲藏室。從堆置的棉被堆裡，隨便摸索就可以找到黃紋細腰蜂的泥巢；運氣好，還可見到未化蛹的巢。當我打開泥巢，從巢裡倒出一堆蜘蛛時，遊客的驚訝經常是大呼：「太不可思議了，能夠直接面對這麼新奇的蜂巢。」

蝎蛉

猛然一看，它似乎是一隻大蚊；仔細瞧瞧，不對，它的口器呈現鳥嘴倒鈎狀，腹部雖然像蚊子，末端却往上翹起，它有個別名叫「舉尾蟲」或「擬大蚊」，它是蝎蛉。

蝎蛉屬於長翅目，根據研究，公蝎蛉會獵捕蝶、蛾的幼蟲、椿象、蠅類、螽斯等作食物，還會把這些獵物當作結婚聘禮，送給雌蟲在交尾時享用。雌蟲並不是來者不拒，照單全收，它還會檢查禮物。如果品質不佳，雄蟲想交尾，門都沒有；提供的聘禮如果太小，雌蟲還會歧視對方，縱使勉強同意交尾，也只是進行很短的時間，甚至短到讓這些雄蟲不能得到性滿足，無法射精。

蝎蛉雌蟲是否同意交尾，或交尾時間長短，一切以雄蟲提供的聘禮是否合適或大小有關，就昆蟲而言，可能沒有比蝎蛉對性愛的選擇更勢利了。

龜金花蟲

剛開始拍蟲沒多久，同仁向我炫耀一張甘藷龜金花蟲的照片。半球形、透明的翅鞘與前胸背板，黃綠色的體色夾雜三條黑色條紋，散發出強烈的金屬光澤。好漂亮的一隻蟲！奇怪，在天祥地區我怎麼沒見過。

三年前，已經連續下雨好幾天，剛剛放晴的某個假日，感覺沒風，溼度也蠻高，想這種日子蟲應該很多吧，早上九點不到，開著車已衝到蘇花公路大清水遊憩據點，就在這裡，我拍得第一張甘藷龜金花蟲的照片。然後，我注意到，比起蘇花公路沿線，綠水、天祥地區的龜金花種類、數量確實比較少；常見的黑紋龜金花、甘藷龜金花，也僅出現在文天祥步道廢耕地的草花上，個體比起蘇花公路的蟲也小得多。黑黝黝、小小的、靜靜待在葉面上的小窗龜金花也才見過一、二次。

那麼多種龜金花蟲，我拍過最炫目的應該是金盾龜金花蟲。也是在蘇花公路遇見的這一隻，透明的半圓球體內發出強烈、盾狀的金屬光澤，教人為之炫目。當我在電腦螢幕上秀出它的照片時，反而是同仁問「奇怪，你怎麼都能遇到那麼漂亮的蟲。」我總是開玩笑地回答：「是啊，我的眼睛怎麼那麼好！」

蠅

那時候才開始找蟲、拍蟲沒多久，在一次步道巡查中，偶然間，見到這群蒼蠅停留在楓香葉背上，讓我驚奇良久，也真正引發我對拍蟲的興趣。

蒼蠅，對我而言一點也不陌生。老家從事醬物醃製、買賣，醬缸、漬物堆滿工廠。台灣有一句俗話，大意是說：醬園沒有蒼蠅，就不成醬園了。有蒼蠅，總是要驅趕、消滅。用蒼蠅拍打，血肉模糊，噁心不說，碰到蒼蠅停留在物件上，也打不下手；用捕蠅紙粘，密密麻麻的蠅屍，恁是恐怖。也因此我家兄弟都練就徒手抓蒼蠅的技術，蒼蠅只

要是被盯上，大概都逃不出我們的快手；縱使是二、三隻，如果它的排列略成一條直線，一掌全數抓住也不無可能。

像這樣一大群蒼蠅聚在一起，只有在腐肉、腐屍上見過；停留在楓香葉上，每一隻腹部都鼓鼓的，倒是少見。我個人的解釋是：蒼蠅舔飽了楓脂，停在葉上休息。只不過在一棵小葉桑的葉面上我也看過同樣影像，這倒教我也迷糊了。

大蝦殼椿象

每次巡查綠水合流步道，我都會預期在步道後段大轉彎處看見大蝦殼椿象。除了冬天寒流通過外，幾乎它都不會教我失望，靜靜地等著我去看它。說它靜靜地，因為它就趴在芒草葉上，睜著大眼，一動也不動。所以，可以緩慢地翻轉芒草從各個角度拍下它的影像。如果時間對，應該是在十月上旬吧，還可以見到它的若蟲，扁扁的、黃黃的，像是一隻草鞋。成蟲的大蝦殼椿象體色黃褐色，上翅革質部份呈現黃紅色，就像煮熟的蝦子外殼顏色。當初為它命名的人，關於影像的轉承確實有概念。也因為它的蟲名，相信看過它的人是很難忘記的。

蠟蟬

如果從蠟蟬的成蟲，要來想像它的若蟲形態，絕對想不到小蠟蟬是那麼可愛。

初次見到蠟蟬的若蟲是在豁然亭步道的東入口。連續兩根扶手欄杆的柱頭上，各站著一隻不到半公分的小東西，白色的個體，大大的眼睛，腹部末端的尾毛宛如孔雀開屏般張開著。它們就靜靜地站在那兒，我的相機則從不同角度盡興地拍照。從它頭部的形狀，它凸出的眼睛，我猜想它應該是蟬。對照圖鑑，果然它是蠟蟬的若蟲。

很奇怪，在見過從沒拍過的蟲第一次後，這些蟲就經常可以再次遇見。不到半個月，又三度見到蠟蟬的若蟲。這些若蟲尾毛有宛如棉花輕飄飄的；有像脫衣舞女郎裝飾在臀部如孔雀開花的羽毛，走起路來還步履蹣跚。有了這些尾毛，若蟲看起來顯得更可愛，除此之外，當遇到危險，必要時還可以斷尾求生。

蠟蟬若蟲從小應該就是要自謀生活，我卻在葉面上見過蠟蟬媽媽帶著小蟬，畫面是很難得，因為稍後的風吹葉動，母蟬就急速跳開，剩下若蟲孤零零一隻。

絕大多數同仁、義工都沒見過蠟蟬，更別提它的若蟲。當他們看到這些照片時，大家無不驚訝於小蟬的可愛與罕見。發掘自然唯美事物，豐富人的認知，探索昆蟲界，絕對不只是相機“咔嚓”拍照而已。

蟬之蛻

一大早就帶著砍刀、垃圾袋下到綠水野營地巡查。昨天下班時，見到幾輛車子停在營地停車場，估計是要在野營地露營，今早車子通通不見了，希望這些遊客拔營離開時，不要把營地給糟蹋了。一切都還好，廢棄物已打包清理，洗菜槽乾淨，設施沒被破壞，是守規定的露營客。

走著走著，見到草地上一個蟬蛻，裂口不到 1 公分，隱約中可以見到幼蟲蒼白的背部。又是一個羽化沒成功死掉的蟬，正好可以當解說材料。

之前昆蟲櫃也存放過羽化到一半死掉的蟬，向遊客解說時提到：蟬要蛻時，前腳一定要攀住或鉤住東西。樹枝也好，粗糙的樹皮甚至葉子的背面也可以，這樣蟬在蛻時才有個支撐點。野外看到的蟬蛻大部份不是都鉤在樹上或葉背嗎？

如果在蛻的過程中，風吹雨打，蟬掉了，整個蟬沒有支撐點，蟬也沒辦法重新攀住

東西，沒有了支撐點，蟬原地打轉，不能蛻出；蛻變失敗，蟬就死在蛻裡面。

拿在手上，走回辦公室時，不對！手掌癢癢的，蟬蛻會動，蟬竟然是才要蛻而已。飛奔進入管理站，拿起相機，將它小心掛在樹皮上，我跟義工靜靜地全程看著蟬的羽化。慢慢地，頭部鑽出，大大的雙眼間，排列著紫紅色的複眼，搭配細長的口器，彷彿一副面具；六隻腳緊握胸前，還不能伸長；終於腹部蛻出了，青綠、稚嫩的翅膀還溼溼的，沒辦法展開。整個過程才短短半個小時。蟬靜靜地攀住蛻殼，要等到血液充滿翅膀微血管，它才可能振翅飛翔。

當天，管理站同仁、義工談話的主題都圍繞著這一隻蟬，影片中才能見到的蛻變過程，我們竟然全程目睹。「蟬的蛻變真是醜小鴨變成天鵝，剛蛻出的蟬真是漂亮，尤其那翅膀的顏色，調色盤是調不出來的，誰知道它會變成薄薄、透明的蟬翼。以後我只要聽到蟬的叫聲，我就會想起今天的蛻變。太美麗、太難忘了！」義工說。

三角鬼蛛

走在 4.7 公里長的綠水文山步道，我手裡拿著砍刀邊走邊修整遮掩步道的芒草，邊走也邊注意因為砍刀的擾動出現的蟲。跟我預估的一樣，步道全程通過森林區，草花上的蟲果然很少。有意思的是，沿途竟然有好多三角鬼蛛，褐色的腹背，中間夾雜葉狀的斑紋，蹲伏在蛛網中間，只是一路下來却見不到蛛網上有黏附任何蟲，想來這些鬼蛛活得應該很辛苦。

三角鬼蛛是草原上的蜘蛛。在綠水野營地以及文天祥步道廢耕地上，生機盎然的大花咸豐草，吸引大量草花昆蟲造訪，在這裡架網的三角鬼蛛，是不虞食物匱乏。依我看，住在這些地方的三角鬼蛛，簡直是活在天堂裡。

綠水野營地的鬼蛛家族是利用彎垂的樹枝當支撐，結好大的網。鬼蛛有時待在網上，有時趴在樹枝上，甚至藏身枯葉內，蛾、蝶中了網，迅速竄出，快速打包獵物，好整以暇，慢慢享用。

文天祥廢耕地沒有樹木，鬼蛛的網就結在相鄰的大花咸豐草莖上，蛛網小歸小，上網的獵物可不少。有意思的是，網上經常看到被蛛網粘住的鞘翅目昆蟲竟然是台灣巨黑金龜，這種金龜白天在廢耕地的草花上幾乎不曾見過它們出來活動，黑棕色翅鞘裹著土黃色大大的腹部，想必是鬼蛛的大餐。鬼蛛先把金龜用蛛絲打包，要用餐時，再把金龜的頭給摘了，慢慢吸食已被分解為液狀的肉泥。

蛛網上經常可以見到頭與胸腹部分離的巨黑金龜軀殼，這種影像也只有廢耕地上才見得到。

螽斯

上班的日子，一大早我就從太魯閣騎乘機車上綠水。通常到達的時間不超過早上八點，交通車還沒到，展示館九點才開館，一小時的空檔，我都會在略事整理後，帶著相機到綠水、天祥景點走走。看看設施、撿撿垃圾，順便也拍拍照—如果有蟲的話。

那天一天早，我跟往常一樣帶著相機走到綠水下台地，一隻螽斯跌跌撞撞地就在我的前方一公尺倒下。腦中的即時反應是，這隻螽斯被蜂螫、被蜂麻醉了。果然不過五秒鐘，一隻黑腹虎頭蜂飛了過來，無視人的存在，開始在螽斯的身上嗅嗅、聞聞。緊接著第二隻、第三隻陸續飛來。蜂與蜂之間好像已分工，各有各的任務，並沒有像狗群、獅群爭食獵物而打架。先到的蜂看準螽斯的後腳，一拉一扯，卸下後腳，啣著獵物先行離開；後到的兩隻在螽斯身上搜尋一番，張大口器，埋頭就在腹部撕咬，沒多久，各自咬著一塊肉飛走了。地上剩下赤裸著內臟、已死亡的螽斯。

拍蟲以來，與任何昆蟲的巧遇，我都認為是一種“緣”。無論見到的蟲是大是小，是兇殘是無助，是常見或罕見，我都十分珍惜。但是像這樣「螽斯無助地倒下，虎頭蜂兇殘地分食」，那麼巧就在那一時間、那一地點被我遇見，被我拍照，難道只是巧遇就可以說明一切？或者是這一隻螽斯藉著它的死亡，藉著我的拍照存證，要昭告世人，昆蟲所處的也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虎頭蜂是那麼暴戾凶殘，與世無爭、柔弱無助的我們，需要人類更多的保護？

火炭母草

生活在「敵人就在你身邊」，而且渾然不知死亡、恐懼，只要有得吃，照樣幸福快樂。這樣的日子，外人看來，一個是那麼無知、無助，另個却是那麼狡猾、殘忍，藍金花蟲與藍益椿象就是這樣扮演小白兔與大野狼的戲碼。除了冬天寒流過境稍有停歇外，天天在文天祥步道的廢耕地上演。

廢耕地上一大片的火炭母草就是它們的殺戮戰場。藍金花蟲體長不到 0.5 公分，全身藍黑色，亮麗的翅鞘散發出眩目的金屬光澤，它們在這裡生活、覓食、交尾、產卵，成蟲也好，幼蟲也罷，都吃食火炭母草的葉片，如果沒有人為的除草、干擾，不用到處尋找食物，飯菜永遠擺在眼前，張口即可食用，真的無憂無慮。誰知道在火炭母草的戰場上，它扮演的却是小白兔的角色。

大野狼是藍益椿象。半翅目、全身也是藍黑色，體長只比藍金花蟲稍微大一點的椿象，也是在火炭母草生活、覓食、交尾、產卵，只是它吃食的對象是藍金花蟲。藍益椿象的若蟲從小就知道自己的食物是藍金花蟲，藍金花成蟲體型大、跑得快，吃不到，退而求其次，吃它的幼蟲；幼蟲數量不多，兩隻若蟲還會一隻在頭、一隻在尾共同分享。椿象成蟲的食物，管它藍金花是成蟲、幼蟲，只要刺吸得到就吃了。同樣地，椿象也會搶食金花蟲，兩枝刺吸式口器，一枝由藍金花蟲胸部刺吸，另枝從腹部刺入，各取所需，互不干擾。

三年以來，火炭母草上演的這一齣生長、交尾、殺戮的戲碼沒有停過，不同物種間的生態平衡，隱約可以在這一火炭母草的小舞台上見到。

食蚜蠅

食蚜蠅在天祥地區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頂著兩隻紅褐色大大的複眼，胸部如穿著盔甲般，黑漆光滑，反射出金屬光澤；配上黃色有黑條紋的腹部，偏偏又跟蜂一樣喜歡訪花、吃食花粉，大小也跟蜂差不多，很容易就被誤認為蜂。在昆蟲的擬態上，是經常被拿來與蜂作比較。

食蚜蠅的幼蟲我是沒見過，根據圖鑑說明，幼蟲會吃蚜蟲。見到的食蚜蠅都是在花間穿梭，忙的是吃食花粉。

與其它蟲隻不同的是，食蚜蠅如果不受干擾，在它的飛行過程中會像直昇機般定點盤桓。如果預先調好相機功能，預設焦距，當食蚜蠅定點飛行時快速對焦，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飛行中的食蚜蠅照片。

環紋蝶

5 月，走在綠水合流步道，或者更遠一點，行走梅園竹村步道，運氣好的話，會看到一種土黃色的蝴蝶，揮動著大翅膀，撲、撲，悠雅、慢慢地飛過，它就是環紋蝶。因為它的大，也因為它的慢速飛行，搏得一個外號叫「大笨蝶」。

環紋蝶的前翅展開可達 10 公分，翅面有黑色、漂亮的魚形圖案，有些人認為是箭形圖案，而稱它是箭環蝶。其實它是因為腹面兩側各有 10 個中間橙色、外圈黑環的眼紋而得名。然而不管它是魚紋、箭環或環紋，當我從昆蟲櫃裡拿出它的軀殼，展示它的翅面、腹面，絕大多數的遊客都會驚訝於適得其名的紋路，也讚嘆它的美麗。

說起環紋蝶，它與天祥還有一點關係。日據時代，一位日籍昆蟲學者江崎悌三沿著錐麓古道一路調查昆蟲資源，來到陀恩（綠水），環紋蝶已四處可見；再進入到當時的塔比多（天祥）公學校，發現整個校園都是這種蝶；學校的學生還告訴他，環紋蝶是他們學校的校蝶。

只可惜天祥的幾個階地都已經全面開發，看不到蝶踪了。要看環紋蝶需要走一趟文天祥步道。春夏之交，環紋蝶經常在步道中途的太魯閣櫟上吸樹汁，猜想當時天祥周邊應該長滿一大片太魯閣櫟、青剛櫟吧。

另外，環紋蝶也喜歡吸吮腐果。綠水站外面的幾棵芭樂樹，7、8 月落果時，環紋蝶、枯葉蝶、綠蛺蝶、扇角金龜等，都不會缺席。

突眼蝗

以從小對蝗蟲的印象來看突眼蝗，真會以為它是從外星來的蝗蟲。少了正面看蝗蟲所見到的暴牙般大顎，也缺少蝗蟲頭、胸腹整體的平滑曲線，反而像是由幾何圖形拼湊出來的骨架。正面看，倒三角形的臉部鑲嵌兩個卵形的眼睛，頭上還兩個小三角凸起，類似長兩隻角；側面看，平板的頭部上凸出橢圓形的眼球，外翅如小長條板，遮掩不住外露的腹部；兩條後腿特長，高聳如尖塔，腿結粗大，行動却很緩慢。

在一些草花環境中都可以見到突眼蝗。有同仁見了說：「綠色型的突眼蝗看起來還有個蝗蟲的樣子，褐色的突眼蝗根本就是枯枝疊架起來的蝗蟲，怎麼那麼畸形？」

其實突眼蝗還是台灣特有種呢。在野外見到它，我都以對待其他種蝗蟲的方式對它，相機只敢慢慢地靠近，結果發現，它不怕人，相機對準它的雙眼，它也不急著跳走，只緩慢移動身子，跟你來個捉迷藏，這倒是它有趣的地方。

蜚蠊

記憶裡總是留存著童年的影像：昏黃的燈光下，一個人穿著內衣褲坐在長條椅上，兩隻腳前後搖呀搖地。忽然間，一隻蟑螂飛過來停在腳上，嚇得哇哇叫。聽到叫聲趕來的祖父，順手拿起報紙，“叭”，把蟑螂趕走。對於絕大部分的蟲，我都覺得它們好可愛。是不是這樣的創傷記憶，獨獨對蟑螂連摸都不敢摸。

對蟑螂的認識真的是太淺薄了。研究蟑螂的學者們說蟑螂愛乾淨，經常清潔自己，與印象中躲在陰溝、六隻腳長滿棘刺、面目猙獰的形象大大不同。如果不是在後院圍牆上見到蟑螂脫殼，還以為終齡若蟲與成蟲是不同種的蟑螂。

與家蟑螂同屬蜚蠊目的黑褐硬蠊一般人較少見到，在綠水、天祥，一年大概也只能看到一、二次。黑褐色的外翅，體型較家蟑螂稍為大些，雖然六隻腳脛節同樣佈滿棘刺，但是少了印象中蟑螂的棕色外觀，顯得可愛多了。尤其正面看它，前胸背板竟然呈現出「豬頭」的圖像。當我在展示館拿起它的軀殼，請遊客正視它時，遊客表現的通常是驚訝與興奮。

並不是所有蟑螂都躲在陰暗處，都吃食腐敗的食物，大自然也有喜歡賞花吸蜜的蟑螂。每年四、五月，綠水地區總有帶紋紺蠊四處遊蕩，甚至跑到管理站的前庭。向遊客介紹時，我都說：「紺，這個字唸作ㄍㄨㄣˋ，黑中帶紅謂之紺。你看它，頭與前胸背板是暗綠色，翅膀前段一樣是暗綠色，中段是橘紅色，可翅的尾端是黑色呢！它喜歡訪

花吸蜜，與一般螞蟻很不同。」希望我的解說能稍為消除一般對螞蟻的印象。

野外最常見的，還是這種喜歡躲在枯木、樹皮、石頭下，全身體色黑色，只有頭部前緣呈現土黃色弧線的螞蟻。遊客見到說它是海螞蟻，其實它有個非常好聽的名字，叫作東方水蠟。只看它的外殼，還看不出它是螞蟻；翻過來，是一副標準的螞蟻形態。這種螞蟻連雜食性的猴子都喜歡吃。去年清明節在野營地的階地上見到一坨猴子糞便，裡頭還夾雜它的殼呢。

棲地

自然保育的術語中常提到“棲地”，所謂棲地，望文生義，指的是生物生存的物理、化學、人文環境。棲地被破壞，物種可能因此數量減少；嚴重的，甚至不再出現。

在綠水、天祥，談到棲地破壞，可以舉二個比較明顯的例子，而這二個例子都和龍王颱風有關。

發生在 94 年 10 月 1 日的龍王颱風，給予太魯閣國家公園環境的破壞，以歷年颱風災害來說，是可以排在前三名的。它的肆虐，也正好是我迷上拍蟲、找蟲的時候。

單就棲地而言，天祥活動中心正前方蓄水池邊的一片竹林，每年夏天都可以見到一大群的黑竹緣椿象在竹子上吸食、交尾。龍王颱風過後，竹林倒了一大片。整理環境鋸掉大部份的竹子，結果是：第二年，整年看不到椿象在竹子上；再經過一年休養，民國 96 年，也只看到一隻黑竹緣椿象孤獨地站在竹子上。幾天後，也不見了。

綠水展示館西側的崩坍地，每年從四月開始，就可以見到成群的八星虎甲蟲在花草間跳躍、捕食、交尾。颱風導致山溝大量土石崩落，堆土機來回清理，把產在沙地下虎甲蟲的卵也給挖除了。95 年夏季，崩坍地上虎甲蟲出現總數不到 3 隻。96 年 6、7 月，虎甲蟲繁衍的結果，數量又大幅增加，只是仍然沒有龍王颱風前虎甲蟲四處跳躍的盛況。8 月，聖帕颱風來了，崩坍地再度崩下大量土石。看著推土機又在沙地上來回剷挖，環境是清理了，我想的却是虎甲蟲的卵、幼蟲又被挖除了，明年看得到虎甲嗎？

人面蜘蛛

讀初中的時候，同學提到：「美崙山有人面蜘蛛，真的很像人的臉！結好大、好大的網，連蜻蜓都會被粘住。」那時候的美崙山，山上有駐軍，不像現在有步道串聯，聽歸聽，也不曾跟著同學上去看。一直要等到國家公園服務後，走步道、看工地，原野區域四處巡查，才知道原來人面蜘蛛那麼多。初見時，還興緻勃勃各個角度猛拍照，看多了、習慣了，原來的興奮消退，除非有特殊行爲，還懶得拍它。

人面蜘蛛在枝條、在屋角間築好大、好大的網。母蛛一般就固守在中央靜靜等待獵物上門；網上經常有寄居姬蛛，等著分食母蛛吃剩的殘留物。有時候，還有小小、紅紅的人面蜘蛛公蛛在，還見過公蛛觸肢腫大，直往母蛛腹部衝，它們在交尾！

記憶比較深刻的是，一隻彩艷吉丁蟲飛翔途中陷入它的網。發現時，吉丁六隻腳還在掙扎，蜘蛛才剛要跑過來吐絲、打包。雖然是珍貴稀有保育類昆蟲，我還是冷漠以對，不作任何干擾。另外在水文站住房的屋角間，那才真是一個好大、好大的網，熊蟬被網粘住後，竟然也掙脫不了。

網上捕獲獵物，不是每一隻都先打包、當存糧。匯德步道上看見一隻八星虎甲蟲才剛被蛛網粘住，經過三十分鐘後，一看，虎甲蟲已經是黑糊糊一團。值得一提的是，人面蜘蛛似乎還蠻愛乾淨（也有可能所有結網蜘蛛都一樣），曾經把一小片葉子故意丟在它的網上，結果看見它跑過來用腳彈呀彈地，就是要把葉子彈離它的網。原來蛛網沒有落葉、枯枝是有原因的。

大黑艷蟲

五月，拿著砍刀，背著相機，帶著替代役男巡查綠水文山步道。

綠水文山步道全程才 5.1 公里，一趟走下來却要將近 4 小時。步道是合歡越嶺古道的一部份，由文山往回走，三分之二是上坡，攻到最高點，再一路起伏下到綠水。步道都是在森林裡鑽進鑽出，沒有特殊景觀，偶而才能遠眺對岸的文山賓館、天祥。

巡查不是邊走邊看而已。步道兩側的芒草，樹木垂下的枝條，在行進過程中，腳步不停，手也不停地揮著砍刀。只有在遇見特殊事物，譬如牌示、設施損壞，才會停下腳步，拍張照片。

林蔭中少有草花生長，本來就不預期會見到很多昆蟲。果然一路下來只見到幾隻落單的粉蝶，寂寞地拍著翅膀；蛛網倒是看見三、四副，鬼蛛形單影隻，網上沒有任何獵物。突然間，走在前方的役男叫了起來，「鍬形蟲吔！好大的一隻。」趴在樹上受到驚嚇的甲蟲早已裝死跌落枯葉堆裡。一陣翻找，仔細一看，原來是隻大黑艷蟲。拍蟲以來還是第一次碰到。

大黑艷蟲是在腐木堆中生活，單看外形是蠻像鍬形蟲，但觸角不像鍬形蟲那麼彎曲。大黑艷蟲也是昆蟲中難得一見的慈母，它還會咬碎腐木餵養子代。

步道巡查一趟下來是有點累，但是因為這隻大黑艷蟲的出現，我與替代役男却興奮地忘了勞累。相信已經退伍的他，也當不會忘記這段旅程。

麗翅蠅

麗翅蠅，是的，具有美麗翅膀的蠅。它的兩隻翅膀不像其它蠅類會收回、閉合，永遠張開呈倒 V 字形。翅膀半透明，那是因為翅膀有波浪狀紋路，一半黑色，一半透明，叫它麗翅蠅，是名副其實。

它的口器像長著細毛的香菇頭。不像其它蠅類舔食時才把口器伸出，它的口器永遠外露，沒事時如象鼻般伸伸縮縮，走起路來還會像鐘擺甩呀甩地。它還有個別名叫出頭蠅。

沒見過麗翅蠅的人，很容易就把它誤認為常見的麗蠅。一樣紅色的頭，只是麗翅蠅頭部比較小而突出；複眼也比較迷濛。胸、腹部一樣是藍綠色，麗翅蠅却散發出強烈的金屬光澤。另外，麗翅蠅的腹部略呈五邊形，不像麗蠅那麼長圓。

最大的區別是，麗翅蠅吸食樹汁、舔食腐果。天祥、文山的青剛櫟樹上，當樹皮受傷滲出樹汁，經常可看見它們群聚一起，甩著口器，埋頭吸食樹汁。一齊來吸食的如果是枯葉蝶、環紋蝶、雙尾蛺蝶或扁鍬，大家各吸各的，還可以和平相處；如果黑尾虎頭蜂或中華大虎頭蜂也來湊一腳，麗翅蠅只好一邊等。冒然搶食還會被蜂追著趕。

大蚊

經常有遊客在走完綠水合流步道後，進入管理站反映：「你們這一條步道漂亮是漂亮，但很恐怖吔！蚊子那麼大隻，被叮了還得了。」「你看到的蚊子是很大隻，趴在葉子上，對不對？」「是啊，你們應該要趕快驅趕、處理。」「哦，那是大蚊啦，它不會叮人的。」「開玩笑，那有蚊子不叮人！」

類似的對話在綠水站已對答過好幾次。是的，大蚊是不叮人。在天祥地區常見的大蚊有無霸大蚊、型大蚊，屬於大蚊科的成員不像蚊科的蚊子有發達的鑲毛狀觸角，它的觸角呈現細小、絲狀；大蚊口器不發達，蚊子則是刺吸式口器。此外，外觀上大蚊六隻

腳特別細長，攤開來甚至有人的手掌一般大。

看見大蚊，如果聯想到喜歡吸食人血的蚊子，確實會覺得很恐怖。不過，只要知道它、認識它，見到大蚊時以欣賞的角度來觀察它，其實它還是很可愛的。

曾經有遊客問我，已經有小而兇還會吸人血的蚊子，為什麼老天還創造出那麼大却不吸血的大蚊？是啊！為什麼？充滿哲理的問題，一時還答不出來呢！

白痣珈螳

每當巡查走進綠水管理站東側的水管路時，我總會預期在路的後段遇見白痣珈螳。說它是路，寬才 60 公分，長不到 200 公尺，不如說是一條小徑。水管路是因為管理站的水源是從綠水步道的小溪接管引水，管的入水口埋在溪裡，水管不好放在步道上，所以在步道下方緩坡的平坦處開了小小的一條捷徑，水管就順著小徑走。為了方便，就把它叫作水管路。

水管路兩邊的植物大部份是蕨類，因為陰濕沒有開花植物，很少有蝶、蛾出現。倒是朴樹偶而有捲葉象鼻蟲捲成的葉苞；姑婆芋的葉背上一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三色瓢蟲，這可是天祥地區唯一可以見到它的地方。步道後段常見的蟲就是白痣珈螳，大概是因為小徑後段距離引水的溪流近，幾次遇見它以後，熟習就變成常態了。

白痣珈螳是溪邊常見的大型豆娘。翅膀藍黑色，翅脈呈現細緻、漂亮的紋路。全身深綠的它，相機靠近地太突兀，它會跟虎甲蟲一樣，往後倒飛個幾公尺，停下來，仍然張著兩隻大複眼看著你。

如果要拍珈螳的眼睛，動作還是要緩慢。鏡頭慢慢接近，讓蟲在不知不覺中留下影像。

紅腳黑翅蟬

台灣的蟬，據調查至少有 21 屬 59 種。林林總總，大部份的蟬都長得好相近，尤其對我這種不是讀蟲，也不抓蟲，只拍蟲照的人來說，縱使有圖鑑，坦白講，也很難分辨那一種是那一種。當然，特殊的蟬除外。

第一次看到紅腳黑翅蟬是在天祥的旅三用地上。那一天天氣晴朗，沒有風，空氣像凝結般。沿著階梯走上文天祥公園，旅三用地就在階梯旁邊，面積約三分地的空地才剛割過草，花架下空空蕩蕩，環繞著空地的排水溝之前曾拍過一隻好大的水蠶。雖然沒有草花，還是進去走一趟。

就是那麼巧，這隻紅腳黑翅蟬就停在水溝壁上長出的草花葉面上。黑色的頭、黑色的複眼、黑色的翅膀，也是黑色的胸部劃個十字形白色斑紋，紅色的腹部以三角形狀顯露在兩翅間，加上紅色的六隻腳，大自然在它身上的配色竟是那麼調和、絢爛。

盡情拍照後，回程中在天祥遇見兩位替代役男正在整理植栽，二話不說，馬上要他們停止工作，到文天祥公園欣賞難得一見的蟬。來回不過十分鐘，我相信植栽整理到底做些什麼，退伍後的役男恐怕早就忘了；但是這隻漂亮的蟬當會深植在他們的記憶中。

再次見到紅腳黑翅蟬已經是二年後的事，那是在文天祥步道的廢耕地周邊。蟬也是停在葉面上，一半的胸、腹部已被啃食，露出也是紅色的肉，蟬死了。

二次在天祥見到紅腳黑翅蟬，我相信應該有它的族群在，只是距上次見到又隔了一年多，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看見呢？

竹節蟲

每次見到竹節蟲總要感佩造物的神奇。細細長長的觸角，細長的身體，細長的腳，行動彷彿太空漫步，身體好似一捏即斷，竟然有這種昆蟲！

在天祥地區要看到竹節蟲的機會不多，尤其它又擅長擬態。那一天，依照慣例，在進入綠水步道巡查前，先在步道入口的公廁繞一圈查看清潔，就在要離開時，瞥見公廁外面的颱風草上趴著一隻長達 12 公分的竹節蟲。綠色的葉面，綠色的蟲，是那麼自然地融入，不仔細看，真的就錯過了。機會難得，飛快地趕回站裡拿相機，當然是一陣猛拍。

另一次是在管理站前的坡地上，雨後的山櫻花看起來是更清新、鮮綠，就在一棵山櫻花的樹幹上，趴著一隻瘤竹節蟲，體色原本是土黃色的瘤竹節蟲，經過雨水一淋，顏色轉成土紅色，與樹皮顏色幾乎一樣，原來竹節蟲還會變色呢！

也有好心的遊客發現蟲，會不吝告訴我們，尤其是最近見到的這隻竹節蟲。應該是驅光性吧，不經意間竟然跑進天祥女廁。當義工轉達遊客的反映後，升起的第一個念頭是：「還好是女廁，女人到底是比較怕蟲！」轉念一想：「要馬上去搜尋，免得被遊客帶走。」管它是女廁，會同義工逐間尋找，真的是找到這隻體長 15 公分、超大的竹節蟲。也是經過一番拍照後，才小心地提著，把它放回原野樹林深處。還自言自語地對它說：別四處亂跑了，快去找老婆好好生養下一代吧！

擬態

野外觀察昆蟲，常驚訝於昆蟲爲了躲避掠食者、保護自己，所作的精緻擬態。

與環境溶爲一體，或巧妙地扮演他蟲，應該是擬態的基本原則。耳熟能詳的枯葉蝶，張開翅膀，是藍、橙兩種不怎麼搭調的顏色；闔起翅膀，却宛如枯葉，葉梗、葉脈，甚至還有如同被蟲蛀蝕的小黑洞，一應俱全，直教人讚嘆造化之神奇。竹節蟲也是擬態的高手，體色土黃的，六腳一縮，像根枯枝；綠色的長肛竹節蟲趴在綠色的草、葉上，不仔細看，還以爲是葉脈；瘤竹節蟲什麼地方不好去，就喜歡停留在山櫻花的樹幹上，朝露、雨水一潤濕，體色與樹皮相融合，如同樹瘤。尺蠖蛾的幼蟲平常弓起身子蠕動行靜，一有狀況，後足抓緊樹枝，縮足、挺直全身，偽裝成樹枝。蠟蟬的若蟲受到驚嚇，「啵」一聲就迅速跳開，平常時候站在枝條上，還真像是枝條長出的嫩芽。角蟬稜角分明，一般體長不超過 0.5 公分，小小隻已經很難發現了，停在樹幹上，稍不注意，就誤認爲樹幹上長的刺。

我不知道昆蟲的擬態，究竟是人類依它的形態以及環境所作的強加解釋；或者是這些昆蟲爲了求生存，經過幾千萬年的演化才得到的認知與體態。無論如何，欣賞昆蟲的擬態，增添生活趣味，也感佩這些昆蟲爲了爭取生存的機會在自然演化中所盡的努力。

象鼻蟲

以前家裡開工廠，大麻袋裝的碗豆，偶而發現有蟲蛀蝕，父親總是吩咐：「長筍龜了，要攤開曝曬、重新撿拾。」當時並不曉得所謂的「筍龜」就是象鼻蟲的一種，一直要等到接觸蟲以後，才注意到這些模樣可愛、族群最多的象鼻蟲。

哺乳類的大象，兩隻大耳朵，長長的鼻子，性情溫和；走起路來一步接一步，鼻子用呀用的，幾乎是人見人愛。象鼻蟲一樣是長長的鼻子，雖然少了大耳朵、尾巴，仍然模樣可愛。某些象鼻蟲，如果不去考慮耳朵、尾巴的有無，根本就是大象的縮小版。

天祥地區經常可以見到小黑象。半顆米粒大小的蟲，兀自在葉面上覓食、交尾，受到驚嚇，六隻腳一縮，咕嚕嚕，跌進草叢裡，任你怎麼翻找也找不到；長著青苔的樹上，一隻象鼻蟲孤單地站著，以它的外翅，我都叫它「花生殼象鼻蟲」；四紋象鼻蟲則聰明

得很，躲在月桃的卷葉裡，不管外面的紛爭；鳥糞象鼻蟲的命名，說是外觀像鳥糞，我却認為，以它的外觀，根本就是貓熊與大象的混合體。

蘇花公路匯德步道的象鼻蟲最多了。每次走在步道上，都會預期見到這種黑色長鼻、體色灰色夾黑條紋的象鼻蟲。它動作遲緩，不會見到人就裝死躲避，可以讓人翻轉葉子拍照，還見過它們交尾，一點也不怕人。另外一種黃綠色帶黑條紋的象鼻蟲就比較怕生，見到相機靠近，咚一聲就自由落體掉下逃避。可這一次沒掉進草堆裡，却掉進姑婆芋葉面上。躺在葉面的它根本就是一隻具有六隻腳大象的縮小版。等走完步道回程時已過了將近 45 分鐘，這隻象鼻蟲竟然還躺在那兒裝死。這，也未免太扯了吧。

尾突與眼紋

喜歡訪花吸蜜的墾丁小灰蝶與雙尾燕蝶，都是文天祥步道廢耕地及綠水野營地常見的蝶；可能天祥地區氣候溫和吧，它們也幾乎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的蝶。這兩種蝶還有個共同特徵：它們下翅都有尾突，尾突基部也都有眼紋。

蝴蝶訪花，伸長虹吸式的吸管口器吸食花蜜時，應該也是蝴蝶最危險的時候。自保之道，有邊飛邊吸食的蝶，也有如蜻蜓點水、淺嘗即走的蝶；這兩種蝶却是邊吸邊摩擦翅膀。

尾突上的眼紋，在蝴蝶翅膀靜止不動時，與眼睛一模一樣，配上外露的腹部尾端，就像一張臉；下翅相互錯動，眼紋上下擺動，更活像是四處張望的臉。大敵如鳥，當它俯衝啄食時，錯誤的判斷，可能只啄斷尾突，蝶本身則因此保全了生命。

野外看到它們，我喜歡把鏡頭對準它們的尾突、眼紋，拍下來的假臉影像饒有趣味。

野外也見過太多尾突折斷、眼紋不見的蝶，這時我會想：可憐的蝶兒，你是經歷過什麼災難？是風雨把它吹斷呢？或者才剛躲過天敵的攻擊？

黃盾背椿象

注意綠水野營地上的野桐已經有一段時間。3 月以來有好幾對黃盾背椿象在野桐葉背交尾，又可以觀察到椿象產卵、護子的情形了。

黃盾背椿象交尾是以尾對尾的體位進行；交尾完，公蟲就像不盡責的父親，飄然離開；雌蟲一次產下數十粒略呈三角形排列的卵，卵還沒孵化前，椿象媽媽會以它的身體守護著，任你隨意翻轉葉片、照相，就是不動。96 年 4 月，天祥地區連續颳大風、下大雨，護卵的椿象母蟲還是不動、不棄、不離。約 7 至 10 天後，卵孵化了。剛出生的若蟲，全身黑色，兄弟們仍然聚在一起，像是在會議研商，也像是在聆聽媽媽的訓誨。經過 2、3 天，若蟲的腹部轉紅，離別的時候到了，這才互道珍道，湧向野桐的花苞，各自謀生去了。媽媽呢？筋疲力盡的母親，這時候才會離開她已固守將近 2 星期的葉片。

一些書籍上提到：蠨螋是少數會護幼的昆蟲之一。蠨螋護幼，我是沒見過；黃盾背椿象媽媽護卵、護幼，如此無怨無悔，我認為，她堪稱是昆蟲世界的模範母親。

青黑蠟蟬

青黑蠟蟬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隻蛾。不過從它的觸角與蛾明顯不同，它的兩隻翅膀堆疊起來略成山形，以及半飛半跳式的逃竄，它是一隻不會鳴叫的蟬。

青黑蠟蟬在太魯閣、天祥都很少見。要觀察青黑蠟蟬，到竹村第三台最多了。五、6 月的時候，管理處基地房舍前方一排食朱萸樹上，青黑蠟蟬的若蟲就像在排隊作體操，前腳高撐、仰著頭朝著同一方向站在樹幹上。人靠近時，些許聲響，它們也不跳走，反

而像有人指揮般，整排若蟲緩緩地調整到另一方向。在樹下草叢中落單的少數若蟲，警覺性就比較高。攀爬在草花上的它們，高興時慢慢地爬行，讓你拍個夠；認為你干擾到它，心情不好，啾，跳得好遠，鑽進另叢去了。

青黑蠟蟬的若蟲體色黑色有白點，終齡若蟲體色變成橘紅色。總以為橘紅色的成蟲與青黑蠟蟬不同種，看了相關資料，才知道原來是同一種，只是體色變易而已。

一次在太魯閣停車場見到它，懶洋洋地活動力似乎很差，我招呼義工一起來拍照，沒見過青黑蠟蟬的義工驚訝地說：「啊！它是蟬，那有不會鳴叫的蟬，我還以為它是蛾呢！」

菝契金花蟲

菝契是一種多年生、落葉蔓生灌木，性喜陽光。爲了要衝出林蔭、攀上枝頭，它的托葉變形成兩條捲鬚，方便纏繞其它樹木或枝條向上生長，享受陽光的曝曬。

天祥地區的文山後山步道及豁然亭步道東段，屬於穿梭在林蔭間的原野步道，陽光穿過林蔭照射到的路段，常有菝契這種絲毫不起眼的植物。如果在菝契葉子上或枝條的末端仔細搜尋，非常有機會見到這種體背紅褐色、翅鞘有縱向排列明顯刻點，六隻腳黑色但腿結膨大處棕褐色的菝契金花蟲。

通常它都單飛，翅鞘在陽光反射下顯得異常鮮艷。只要不去觸動菝契枝葉干擾到它，見到人、鏡頭靠近，也不會躲閃，自顧自地啃食。

菝契金花蟲似乎也有它固定的活動區，曾經見過它出現的菝契叢，在以後的一、二個月，每次經過都經常會再看到。我曾經在文山後山步道的菝契叢中與金花蟲有過長期的邂逅。看著它啃食，看著它交尾，然後，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心裡是有一些失落感，但是，依據經驗，我知道明年在同一個地方還會見到它出現。

過冬

時序已經進入 11 月下旬，步道旁、山坡上的大花咸豐草仍然盛開，往昔滿坑滿谷的蝶、蜂、金龜，現在僅能見到寥寥可數的弄蝶、小蜂緩慢地拍動翅膀，意興闌珊地穿梭在花叢中。

要過冬了。蟲或者隱藏在遮蓋物下；或者潛入表土；或者躲進枯木裡、樹皮下或建築物縫隙；或者在身體外結上絲網；或作個繭殼。種種方式，爲的是保暖和躲避天敵。

合流露營區的欄杆扶手縫內擠滿黃長腳蜂，這一天天氣放晴，氣溫升高，幾隻蜂跑出來曬太陽，紅姬緣椿象也出來透透氣，兩種蟲相遇，保暖要緊，沒有殺戮，一片和氣。

豁然亭步道東入口的觀景台木欄杆扶手縫內也藏著小十三星瓢，大家相互取暖，捱過這個冬天，等春暖花開，再來給這個世界增添生氣。

脫困

看見蝴蝶兩相情愛完成交尾，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如果交尾過程中發生可怕的事，那就很遺憾了。

場景是在文天祥步道廢耕地的一棵大花咸豐草上。已經在交尾的粉蝶一隻躲在咸豐草的花瓣下；另一隻猛拍翅膀，一副焦慮的模樣。旁觀的第三隻粉蝶也在一旁原地飛快地鼓動翅膀。

見到它們，第一個念頭是：飛行中的粉蝶交尾！這鏡頭多美、多難得，非得好好拍下它們。轉念一想，不對！交尾的另一隻粉蝶，怎麼一頭栽進花瓣下，沒有反應？花朵

旁邊的這一隻蝶又在鼓噪什麼？是不太對勁。輕輕地掀起花瓣一看，啊！可憐的蝶已經被蜘蛛咬住了，公蝶拉扯不開，大力拍著翅膀，想把雌蝶拉出，或者至少自己也可以脫身，旁觀的蝶是在為雄蝶加油打氣呢！

太傷感情了，怎麼會有如此煞風景的事。輕輕抓住公蝶的翅膀，稍微一扯、放開，雄蝶如釋重負，快速飛離。旁觀的蝶看看沒事了，也跟著急速離開現場。

被蜘蛛咬到的蝶，我可沒動它，畢竟蜘蛛口中咬的那隻蝴蝶是它的獵物，蜘蛛也要生存。

颱風後的蟲

96年8月18日，聖帕颱風挾著11級強風及豪雨從秀姑巒溪口登陸，電視新聞播放的累積雨量，天祥後來居上以864毫米登上全台第一位。憑著多年經驗，我知道，糟了！立霧溪水一定暴漲，轄區步道必然全毀。

19日，風停了，雨也漸小，今天雖然停班、停課，還是得上去看看。十點，從家裡騎機車上太魯閣，路上一群群黃蜻蜓隨風飛舞，雖然已經儘量閃避，仍然被蜻蜓碰撞達六次之多。勘災以外，我也在想，剛好是昆蟲大出的時候，碰到昨天的強風暴雨，可憐的蟲蟲，你們可有安身之地？屋簷下？樹皮內？或者是岩洞？大雨滂沱，風勢強勁，這些地方可能躲過風雨的吹殘？吃花粉、吸樹汁、啃葉片的你們，有可能出來用餐嗎？記得半個月前帕布颱風帶來好大、好大的雨，一群金龜聰明得很，都躲進廁所的牆角下，相互堆疊取暖，希望其它的蟲也有這份天賦，知道如何躲避。

蛛蜂

看過昆蟲影片，一隻蜂鬥弄著蜘蛛，然後迅速地扎了針，拖回巢裡。雖然經常在野外找蟲、看蟲，心裡總想著：那麼迅速的動作，怪不得沒見過。

然後，機會來了。一次在文山賓館後山，就在巡查結束準備回站時，眼前一隻高腳蛛拚命地逃竄。湧上的第一個念頭是：一定有什麼事，要不然怎麼跑那麼快。還來不及思考為什麼，一隻蜂已經連跑帶飛地追過來，彎曲腹部，針就往蜘蛛身上扎。捱了蜂針的蜘蛛一動也不動；蜂，在蜘蛛身上嗅嗅、聞聞，不過十秒鐘，就拖著獵物踉踉蹌蹌地鑽進草叢不見了。

很多事情不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之後，就經常碰見了。蛛蜂捕蛛後來在綠水合流步道，在綠水公廁、野營地，在太魯閣車棚都一再見過。

綠水公廁是在外圍的木欄杆上。一隻蛛蜂奮力地把蜘蛛拖上欄杆柱，顯然被麻醉的蜘蛛，一動也不動；這隻蜂則興奮地過了頭，繞著獵物看了看，接著就高興地前伏後仰跳起舞來。其中一個前足壓地、後腳高舉、摩擦的動作，在以後蜂捕蛛事件中還經常看到。是一種儀式或者只是習慣性的動作，那就不得而知了。

綠水野營地的戰場是在鍍鋅欄杆上，蜂玩弄著毫無抵抗力的蜘蛛，雖然我在一旁快速地搶鏡頭，它根本無視我的存在，恣意地推著蜘蛛、翻著蜘蛛。盡興以後，才拖著蜘蛛飛跳到欄杆外的青剛櫟樹上消失不見。

其實最容易看到蛛蜂捕蛛的地方是在管理處辦公室車棚。每年從七月開始到十一月間，經常有鱈甲蜂在車棚附近巡弋。蜂，長得很漂亮，觸角細長，末端像是捲燙過還彎個圈，體型比綠水看到的蛛蜂大，後腳尤其長，飛起來聲勢驚人，沒事還會在機車道旁邊的草地上挖洞。因為知道它是蛛蜂，雖然上班日都要到車棚騎乘機車，我並不會驅趕它或怕它，反而高興有機會觀察它。果然95年太魯閣馬拉松結束時，它就在我眼前上演蛛蜂捕蛛的戲碼，當然我也不吝於留下它捕殺的畫面。

昆蟲櫃

綠水地質景觀展示館不是展示地質相關資料嗎，怎會有昆蟲櫃呢？事情要從民國 93 年說起。

那一年也是我開始找蟲、拍蟲的一年。記得當年的五月初，同仁從綠水野營地撿回一個直徑約 60 公分的大蜂巢，蜂通通不見了，蛹也沒看到。那麼大的巢剛好可以放進服務台的玻璃櫃內，從此，進來展示館的遊客，多少都有人好奇地問：這是什麼蜂的巢？那邊來的啊？遊客看蜂巢似乎比展示館展示的地球演化、板塊運動、斷層、節理更貼近、更有興趣。思考著是不是把天祥展示的昆蟲標本盒拿來綠水放，但是一個標本盒裏面裝四、五十隻蟲，每隻都處理過，每隻都插著針，玻璃蓋住，阻隔了直接接觸，遊客看看而已，那又怎麼樣呢？昆蟲解說只憑照片是不夠的。想到巡查步道經常可以撿到昆蟲的屍體，這些死掉的蟲，經過螞蟻肢解、細菌分解，也就消失了，倒不如把它帶回來不作任何處理，殘餘價值再利用，放進昆蟲櫃裡作解說。蟲可以拿出來，遊客可以看、可以摸、可以討論；拿進拿出，壞了就丟掉，不是很好嗎？於是，展示館內就多了這樣的一個昆蟲櫃。

其實地質展示館展示內容並非不豐盛，只是地球科學對一些人，尤甚上了年紀的人，是太冷門、太深奧。瞎子摸象，還有個具體的東西可以想像；地科理論虛無飄渺，看不到、摸不著，“想像”對一般遊客確實是太沉重。反而昆蟲櫃前方經常圍了一群人，熟悉的蟲，個個有經驗、有高論，七嘴八舌，各抒己見；沒見過的蟲，瞠目結舌，大感驚奇。聽了太多遊客在昆蟲解說後大呼：「真的是生態之旅也！」看來昆蟲櫃是設對了。

蠋蠖

蠋蠖，在昆蟲分類上屬於有翅亞綱外生翅群的革翅目，主要特徵是尾毛特化成鉗狀，喜歡在潮濕的土壤或落葉堆中活動。雌蟲有護卵行爲，是少數會留下來照顧寶寶的昆蟲。與黃盾背椿象一樣，都是昆蟲綱中的模範母親。

看到蠋蠖多是在草花的葉面上，只有那麼一次，它竟然是藏身在由兩片樹葉縫合的空隙中。體色棕黑色的蠋蠖，具有長條、扁平的身軀，鉗狀的尾毛隨時高高翹起，棕色的外翅像是披著小背心。喜歡站在葉尖的它，六隻腳平伏在葉面上，頭上的觸角搖呀搖地，頭左右擺動，像是在窺視樹下的環境。受到騷擾，迅速躲到葉背，絕少看到它飛行。

曾經在綠水野營地看到一隻蟲拍著小翅膀從青剛櫟樹上飛下來，趨前一看，就是蠋蠖。原來它的小背心翅膀還是有功能的，只是飛行距離短短的，落地後馬上鑽入落葉中。

也是在野營地，最近見到一隻蛾懸吊在大花咸豐草的葉子上，依照經驗，應該是被花蛛或蟹蛛咬到。小心翻開葉面，卻見到一隻迅速逃竄的蠋蠖。死掉的蛾不是被蛛絲黏住，而是被粘液粘在葉面上。責怪自己的莽撞，錯失見到蠋蠖捕食的情形；也對那一隻蠋蠖感到抱歉，干擾到它的用餐。

天牛

進入五月，天祥地區鞘翅目的昆蟲就漸漸增多了。曾經有露營區的遊客在展示館聽完昆蟲解說後提到：「你曉得昨天晚上我在露營區幹什麼嗎？撿蟲蟲。廁所的鏡子映照著日光燈，好多蟲就撲了過去，結果就掉進洗手槽裏，爬也爬不起來；撿起來把它放走，又有蟲同樣飛過來、掉進來，撿不勝撿呢！」

有那麼一大早，進辦公室前先轉到露營區瞧瞧，就見到一隻好大的天牛；不是掉進洗手檯，而是趴在牆上。還好來得早，不然，可能就被遊客帶走了。先拍了照，再把它

野放到附近的樹上，各個角度再拍照，天牛才飛走。最近，露營區公廁內部要整修，照明設備改作納光燈，昆蟲撲火的情形應該是會改善。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天牛會蛀食樹木。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提到：「天牛處處有之…乃諸樹蠹所化也…」充分顯示一般人對天牛多樣性及其危害有相當認識。蘇東坡有詩云：「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益？利吻穴枯桑。」詩人對天牛的譏諷與感嘆，也反映出一般人，尤其農民，對天牛的憎惡。

說到天牛對植物的危害，以幼蟲時期最爲嚴重。當樹木內部長有天牛幼蟲時，幼蟲蛀蝕、鑽鑿，不僅影響植物的成長、產量、嚴重時還可能導致植物迅速枯萎、死亡。成蟲後的天牛，啃啃枯枝，對植物的損害倒不嚴重。

天祥地區常見星天牛停棲在樹幹上，見了人也不躲避、飛走，可以好好地從各個角度拍照。抓住它的腹部，天牛六隻腳上下掙扎，大顎不停翕張，嘴裡還會發出卍卍聲響。桑天牛偶而可以見到。至於斯文豪氏天牛，四年來在天祥僅看過一次；有意思的是，這種天牛每年十月後，在蘇花公路匯德步道反而經常可以見到。

台灣大椿象與碩椿

青剛櫟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綠水地區是常見的樹種，很奇怪，就那麼二棵叢生青剛櫟樹上才可以經常看到台灣大椿象或碩椿象。

綠水野營地的青剛櫟樹上經常可以見到台灣大椿象。號稱台灣產陸生椿象體型最大的它，觸角四節，末端呈橘紅色，全身紅棕色，但在前胸背板前緣、小盾板革質翅面邊緣及腹部散發出耀眼的金色光澤。大就是大，它行動遲緩，鏡頭對著它，也不怕，了不起調整個方向，側面對著你，不看你就是。逼急了，晃個幾步，換個地方，或乾脆六腳一縮，裝死、掉在地上。曾經有一次，拍照中它就是這樣裝死、掉下，撿起它輕放在葉面上，一股臭味撲鼻而來，讓嗅覺不好的我，首次見識椿象別名「臭腥龜」的由來。

「碩」雖然也是大的意思，碩椿象的體型比起台灣大椿象就差多了。它經常出現的地方是在綠水合流步道吊橋邊的那棵青剛櫟樹上。外型幾乎是大椿象的縮小版，但全身青綠色，四節觸角都是黑褐色，腳紅色，腹背板外露而有小黑斑。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在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間，走綠水合流步道在通過吊橋前，何不停下來找找它的蹤影。

大花咸豐草

一種最常見的草花，一年四季都會開花的花；一種只要有陽光、水，縱使在水泥縫裏都能長大、茁壯的花，也是一種欲去之而後快的花，但卻是好多、好多種昆蟲的蜜源植物，它是大花咸豐草。

因爲看中大花咸豐草四季都會開花，花粉產量大，早期是由蜂農從琉球引入台灣；但卻忽略它強大的繁衍力及設計精巧的種子傳播方式，導致大花咸豐草成爲台灣各荒廢地、路邊優勢族群。尤其荒廢地因爲日照充足，能進行強烈的光合作用，足以應付大花咸豐草快速生長及大量散播種子，更容易長滿大花咸豐草。

綠水、天祥地區的步道、營地、原野地也不能倖免。爲了環境清淨的需要，定期砍草是必要的；但爲了蟲的需求，我的處理方式是採取選擇性定期砍草。

我常在想，爲什麼綠水地區一年四季都有蟲、有蝶？除了氣候溫和，日照充足外，綠水周邊種植梅樹、櫻花、杜鵑，冬天，大部份的花草都休養生息去了，梅花盛開，不愧爲國花，梅樹、梅花是沒有蟲光顧；春天，杜鵑、櫻花開了，大概是不對口吧，也是沒有蟲。只有人們所稱「賤得不能再賤」的大花咸豐草，一年四季，不分寒暑，提供充裕的食草，餵養成群的蟲。而森林步道內，高聳的樹木遮蔽陽光，陰濕黑暗，限制了大

花咸豐草或類似的草花生長，除了吸食樹汁的昆蟲外，不見其他的蟲，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

所謂的選擇性砍草，譬如說，綠水合流步道東段，經常維持在車輛可以通行的寬度，除非大花咸豐草已蔓生、侵入步道，否則是不砍草的。因為如此，遊客由合流入口進入步道，沿路都可以輕易見到蝴蝶、金花蟲、金龜等草花性昆蟲，甚至還稱這一段步道是「蝶道」；文天祥步道廢耕地上的大花咸豐草，就任它自由生長，一年四季，不論晴雨寒暑，都有蟲在覓食、交尾；綠水管理站前的坡地也是長滿大花咸豐草，我們只砍除緊鄰步道 2 公尺範圍內的草。遊客參觀地質館的展示，聽完昆蟲的解說，只要有興趣、有時間，我都會帶著遊客進入草叢現場找蟲、觀察蟲。當遊客見到小蟹蛛以它黃色的體色蟄伏在咸豐草黃色花蕊的中央俟機捕食昆蟲，或蝴蝶、金龜吸食花蜜、吃食花粉，那種驚訝的表情或高興的歡呼聲，我想至少會激發他們對昆蟲的興趣吧。

紅條葉蟬

動物如鳥、如獸，可以繫上無線追蹤器，定位追蹤它的蹤跡，觀察它的習性。蟲，太小了，沒有固定居所，天敵又多，現代科技似乎還沒有人這樣做過。

民國 93 年，監督白楊吊橋平台整建工程施工時，在吊橋前方的岩壁上，無意中發現，拍到一隻體長只有 3 毫米的葉蟬若蟲。蟬很小，但也很美。

幾年下來，不管是成蟲或若蟲，拍過的蟬影像何止上千，檢視過去的影像紀錄，發覺所拍的紅條葉蟬照片似乎可以堆砌成它的成長紀錄。湊合著在電腦螢幕上連續撥放，還真的蠻像一回事。看過的人都一臉驚訝：你怎麼辦到的？我都說：是湊出來的，我才沒那麼厲害。

真菌寄生

真菌，即一般俗稱的黴菌，從熱帶到寒帶，從空氣到水域，從沙漠到冰川，從動植物活體到屍體，都可能存在。但是真菌沒辦法像植物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生存；也沒辦法像草食性或肉食性動物取食，只能用腐生、共生或寄生的方式生存。在生態上為分解者，可分解任何有機物；在自然界，則以菌絲增殖的方式生存在其它生物上。

在天祥地區找蟲、拍蟲，有時候會見到一些蟲、蜘蛛全身完好，身上關節或腹節處長滿白色的菌絲，這些蟲便是被真菌寄生。當真菌寄生寄主後，便慢慢擴散，蟲生真菌會產生毒素，影響蟲的行為或行動能力。可憐的蟲沒辦法自行清理，在不知不覺中，蟲就無疾而終，但全身仍保持完整。

疣椿象

皮膚上長出不正常的突起叫作「疣」，雙峰疣椿在它發出金屬光澤的體背上可，不止小楯板中央那一對黃褐色的大疣突，周圍還有大大小小好幾個突起，整個體背可以說是凹凹凸凸。

體型不到一公分的疣椿，與獵椿一樣，是肉食性椿象。在天祥地區，常見的疣椿體色有黃色及黑色兩種，紅色個體則較少見到。疣椿經常是待在大花咸豐草的葉子上，捕食瓢蟲、金花蟲、蝶、蛾等小型草花昆蟲。平常行動緩慢的疣椿，捕食時可是迅速前衝、刺吸。

長了疣突，疣椿看來起似乎很沉重，如果干擾到它，不是六隻腳一縮，從葉面滾落到地上，就是張開翅膀飛走了。

遊客見到疣椿，一般的反應是：好醜呢，怎麼有這樣的蟲！我總會替它辯護：醜是醜，看看它的眼睛，好清澈，好美。

獵椿象

獵椿象生就一副矯健的形態，一般都具有流線型的胸腹部，較細長的頸部，頭部則鑲著兩隻凸出的眼睛，隨時瞪視前方；垂放的刺吸式口器，側面看像是長著有如大象的長鼻，平常時候行動緩慢，走起路來口器用呀用地；獵捕獵物時，迅速前衝，口器堅挺，變成刺殺的利器。它是昆蟲的殺手，專門獵殺、吸食鱗翅目、鞘翅目等小型昆蟲。見到人，也不怕，就呆呆地站在那裡，痴痴地望著你。

白斑素獵椿象是天祥地區最常見到的獵椿。正面看，前胸背板長著四枚棘刺，彷彿穿著盔甲一般，預告它是一隻兇狠的獵椿象。經常可以在大花咸豐草葉面上，看到它的口器刺著一隻金花蟲或瓢蟲等小型昆蟲。

曾經在福木的葉背見過一小團像由土黃色小奶瓶併排組成的空殼，當時以為是某種植物的種籽飄落、粘附在葉背上。看過一些昆蟲資料後，才知道那是白斑素獵椿象的卵塊，只不過已經孵化，空留外殼粘在那裡。今年七月巡查綠水合流步道時，再度見到一小團紅棕色小奶瓶卵塊，奶瓶蓋已經打開，一群剛出生、幾乎是透明的小獵椿象圍繞在奶瓶四周，椿象媽媽則不見蹤影。

但是，也不必為這一群小椿象擔憂。雖然只是若蟲，獵殺的本性會驅使它們藉著體色藏身在大花咸豐草的花蕊上，獵捕小隻的蚊蚋。從小它就必需自謀生活並接受大自然的考驗。

螳螂

綠水管理站右前方花圃的金桔樹是螳螂的天堂。大螳螂、寬腹螳螂以它具有隱蔽效果的體色，縱橫在綠葉間，是殺戮戰場，也是交尾、生育的繁殖場。

殺戮，是因為一些椿象、蝶蛾覓食，經常造訪金桔樹。反應超慢的椿象一碰上螳螂，一點逃脫的機會都沒有，整隻在螳螂撕咬、吞嚥中，進入它的肚子。蝶、蛾的反應就比較快，也聰明多了。較少看到螳螂嘴裡咬著蝶、蛾。可憐的是它們的幼蟲，吃了好多金桔葉，好不容易長成肥胖、圓潤的毛蟲，碰到螳螂，一點抵抗力都沒有，螳螂鐮刀手一伸、一夾，嘴一咬，撕成兩半，毛蟲連哼一聲都來不及。

土黃色的小螳螂較少上金桔樹，反而是在草地上、欄杆上四處徘徊，尋找小蟲。我喜歡拍小螳螂前腳內側的紅、黑、黃三色色塊，我說它是德國來的，掛著德國國旗。它通常配合地稍舉前腳，秀出色塊，好像在說：我是正宗小螳螂喔！看吧，有印記為證。

魏氏奇葉螳就比較少見了。圖鑑上說它有趨光性，夜間才外出覓食。果然，國家公園義工大會那一晚，一隻奇葉螳就站在天祥活動中心前庭的路燈上，燈光映襯出它的側影，頭上凸出的角，搭配渾圓、突出的複眼，不覺得它是昆蟲殺手，反而覺得它好英武。

黃帶枝尺蠖蛾

綠水管理站前方種了一棵小葉羅漢松，誰種的，或者為什麼要種，都已不可考。羅漢松樹高已經有三公尺，不曾澆水，也沒施肥，羅漢松一直都健健康康，經年常綠。

去年四月，發現毛蟲來了，不是一、二隻，而是一大群，枝葉整片都是。橙紅色的頭、尾，橙紅色的腳，體色白底細黑格，長大約 6 公分，瘦瘦長長。對圖鑑，是背刺蛾的幼蟲黃帶枝尺蠖，它就是喜歡吃羅漢松。

樹長蟲，我並不主張噴藥殺蟲，蟲一直都快快樂樂地成長。蟲一多，蜂來了。毫無抵抗力、不知逃竄的現成食物，現場吃個飽，還可以嚼爛了帶回去餵小寶寶。

漸漸地，葉子少了，羅漢松只剩下樹幹和樹枝，蟲吐絲作繭，樹上恢復平靜。成蟲的蛾呢？我只見過一隻停留在枝頭上。它不再吃羅漢松，它的食草變成馬櫻丹和苦楝。

光禿禿的羅漢松並沒有就此枯死，它開始長出嫩芽，經過七、八月雨水的滋潤，又是綠意盎然。誰知道九月底毛蟲又來了，這次是大發生，延續了一個月，把樹上的葉子徹底啃光。

樹仍然沒有死，今年三、四月間又長出綠葉，蟲也再出現，同樣的循環再度上演。蟲與樹之間似乎很有默契，供需之間都不會危害對方的生存。站內的工作同仁也採取旁觀的態度，不介入，不捕殺，遊客就近觀賞，也上了一堂生態教室的課。

蠹斯

拍這一隻台灣擬騷斯時，我剛走完一趟溪畔的廢棄公路，正準備返回管理處簽退。因為隧道的開鑿，原有的公路封閉，沿著舊公路柏油路面兩側因此長滿芒草、大花咸豐草等草花。日照充足，又沒有人為干擾，就吸引了大量蟲蟲進駐。這條舊公路可以行走的範圍不過二百公尺長，每周我總有一、二次在下班路過時，停車進去走走、看看。

幾年下來，對這裡的蟲都已經熟門熟路了。知道綠艷捲葉象鼻蟲總會在一定的季節、一定的地方出現；筒金花蟲、弄蝶、紅紋沫蟬隨處可見；鹽膚木上的五倍子蟲癭大如鳳梨；一種絕少看它移動，全身趴在芒草葉上，觸角抖呀抖的淡褐色不知名蠹斯，是別的區域不曾見過的；甚至有一次還幸運地目睹蛇吞青蛙。

蠹斯、騷斯在天祥地區經常可見。我常說：「願意拿起相機、拍下它們，要算它福氣啦！」尤其在合流露營區的公廁，七、八月間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公廁燈火通明，大批蠹斯也就理所當然地進駐。第二天早上，公廁的天花、牆面也因此站滿忘了回家的蠹斯、飛蛾。我總是會請清潔人員小心地用捕蟲網抓捕、放飛。

公廁的夜間照明確實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渡邊氏長吻白蠟蟬

暑假，只要是上班日，當我騎乘機車趕到綠水時，也不過早上八點而已。展示館九點才開館，一小時的空檔，通常在辦公室略作整理後，我就會前往文天祥步道中段的一處廢耕地。不為什麼，只因為廢耕地長滿大花咸豐草，間雜著火炭母草、芒草，步道上也長有幾棵青剛櫟、太魯閣櫟。趕在太陽還沒有把草、花烤熱以前，在這裡找蟲通常會有大收穫。

這天早上，忽然想到：文天祥步道似乎去得太頻繁了，蟲的種類也沒什麼大變化，為什麼不走走附近的「水管路」呢？

水管路離辦公室才一分鐘的路程，位在綠水合流步道下方，當初是為查修水管走出來的一條兩側長滿蕨類的林間小徑，常見的蟲包括三色瓢、白痣珈璽、捲葉象鼻蟲、星天牛，之前也見過彩艷吉丁蟲。看看太陽已經升起，樹林內光照應該還夠，走走看看也好。

小徑兩側的樹葉、蕨類都還沾著露水，常見的一些蟲都還沒開始活動。就在想要快步通過時，眼睛一瞄，渡邊氏長吻白蠟蟬！三年才見到一次的蟬，機會絕對不能錯過。停止腳步，屏住呼吸，緩緩將相機拿出、調好，身體慢慢滑過去，拿著相機的手也是慢慢地伸展，咔嚓，拍下第一張，蟬沒有動。已經照到了，接下來的照片要開始求角度、求精緻。這隻蟬或許知道我沒惡意，只在蕨葉上輕微移動、變換位置，可以說是全力配

合拍照。

小徑上方的步道傳來遊客的行進、閒聊聲，應該是昨天在綠水、合流露營的吧。深怕自己的動作引來他們的好奇，我儘量裝作沒事般，遊客也自顧自地走步道。還好沒下來，就這樣我在那裡蹲伏、拍了將近四十張。

上次見到它是在展示館前方一棵烏柏樹上，只可惜這棵烏柏二年前不明原因枯死了，再也看不到任何蟲隻停留。幸運的是，也大概是二年前，在展示館前方地坪見到它的若蟲。長長的吻部，土黃色的身軀，看起來一點都不起眼。麻雀變鳳凰似乎可以應用在長吻白蠟蟬的身上。

毛蟲

毛蟲，蝶蛾的幼蟲，在綠水、天祥地區經常可見。

豁然亭步道東入口常可以發現鑲落葉夜蛾的幼蟲。肥胖的身軀緊抓住樹枝，一動也不動；身上顏色鮮艷詭異，再配上兩隻大大的假眼，有人見了直呼恐怖，我卻覺得好漂亮。

見過的毛蟲有長達 10 公分的，也有小至 1、2 毫米的。出生時有孤零零，必需自謀生活的，比如大鳳蝶的幼蟲就是；也有如細蝶的毛蟲兄弟，出生時一大群，大家相互依存，長大後再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形態上，尺蠖靜止不動，仿如樹枝，倒是常見；較詭異的是，一次在匯德步道上，見到葉面上怎麼會粘著一塊半球形的口香糖，大膽地把它翻轉過來，裡面竟然有一隻約 3 毫米的毛蟲探頭出來，見到人，還會趕快縮回去。狀如烏龜被翻了身的它，沒有腳的支撐，藉著自身的蠕動，最後竟可以翻轉回去，不禁叫人贊嘆大自然設計的巧妙。

今年聖帕颱風過後的第二天，綠水站前栽種的小棵樟樹跑來一大的紅目天蠶蛾幼蟲，將近十公分的體長緊抱著樹枝猛啃樟葉。以為它笨重、魯鈍，行動應該沒那麼快，先在站區周圍巡查災情，二十分鐘後回來一看，蟲竟跑到五公尺外的另一棵樹，同樣也是在大口啃食樟葉。

幾年拍蟲下來，看了太多顏色鮮艷的大小蝶蛾。一直不種的是：為什麼有人在贊嘆這些漂亮的蝶蛾同時，對於它的幼蟲卻覺得好可怕、好恐怖？

我的拍蟲經驗

一、緣起

國家公園設置目的在於保護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史蹟，並提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國家公園從業人員的服務區域既然是在園區內，比較起一般民眾是更容易從事生態觀察、研究工作。如果只是待在辦公室內，或許不用風吹日晒，工作輕鬆；也或許行政歷練有所增長，但是不能或不願充分利用園區資源，是有些暴殄天物。

忘了是在什麼場合，太魯閣的徐前處長講過這麼一段話：「一棵樹，你天天觀察它、紀錄它，最後總會有一些心得。」十八年前，寧安橋對岸岩壁大規模坍塌，徐前處長在一次主管會報提到：「在石灰岩崩坍地上，調查先驅植物，與其它不同岩性的先驅植物相比較，有它一定的意義。」現在這個崩坍地上已經林木蒼鬱，也沒人調查過。十五年前，我在保育課長任內，每次處務會報總會大聲疾呼：「請同仁充分利用園區資源，從事自行研究。」只不過似乎沒有什麼迴響，而我也天天沉浸在永不停歇的行政作業中。

二、走向拍蟲之路

民國 90 年，我調任綠水管理站主任。綠水這個區域，陽光充足，氣溫與平地的花蓮市相當，氣候卻比花蓮市好。因為位在太魯閣峽谷區的西入口，民國 79 年把綠水定

位在地質、地理的解說、展示上，並且成立綠水管理站、設置地質景觀展示館，讓西部來的遊客在進入峽谷區前可以先期取得峽谷的相關知識與資訊；由太魯閣來，欣賞過峽谷恢宏、險峻景觀的遊客，可以藉展示館的展示、解說，加深對峽谷的知性認識。只是，地質，想像的科學，多深奧的學科，縱使館內展示圖表併列，內容豐富，但也撩不起遊客的興趣。

92 年底的一個晚上，半夜睡不著覺，起來看電視，剛好電視播放「小宇宙」這部由法國團隊歷經數年籌備、拍攝的昆蟲影片，才知道原來蟲有那麼可愛，原來蟲的世界是那麼多采多姿。回頭一想，我的管理區域步道那麼多，森林區、原野地、廢耕地、山坡地、水域都有，植物從草花到森林多樣性高，巡查時常常見到一堆蝴蝶、昆蟲，既然巡查都帶著數位相機，何不順手拍下蟲的照片？剛好當時的數位相機已將近成熟，近拍可以到 5 公分，畫素也大幅提昇，於是，我就這樣開始踏上拍蟲之路。

三、找蟲

拍蟲要先找蟲，找蟲不是看到蟲在葉面上逃竄，或者蟲受驚飛起來，然後拿著相機追著它。找蟲，是在不驚擾蟲的狀況下，發現它的存在。問題是蟲有大有小，有的蟲體色會溶入背景色彩，有的蟲善於偽裝，有的蟲就喜歡停留在某些植物上，有的蟲在某一時段、某一季節才出現。因此，如何在不干擾蟲的狀況下找到蟲，是拍蟲的重要課題。

依我的經驗，找蟲第一要有銳利的眼睛。從一片綠或斑駁雜陳的環境色彩中，能夠在緩慢移動的腳步前方快速掃視、發現那小小的蟲體，或輕微的騷動、移動。大而化之的動作驚擾到蟲，蟲不是裝死掉入草叢，就是迅速飛走、逃避。常見的蟲還好；稀有、不曾見過的蟲讓它給跑了，絕對不是「徒呼負負」可以形容的。

其次是氣候。在台灣，春夏秋都好辦，冬天蟲大量減少。寒流一到，氣溫每降一次，蟲就一次少過一次。天氣、溫度、濕度很重要。晴天，但濕度高，蟲特別多；連續大晴天，空氣乾燥，蟲爲了保持水份，白天根本不出門。下雨天，雨水潤濕花蕊，花粉結成一團，蟲怎麼吃？那吃葉子的蟲會不會出現？記得小時候養蠶嗎？總要把洗過的桑葉擦得乾乾的，就怕蠶寶寶吃了拉肚子。而水還會把蟲的翅膀弄濕，影響它們飛行，依我的觀察，下雨天蟲都餓著肚子躲起來了。甚至有一次，天祥地區下了二天豪雨，綠水公廁的牆角竟然躲進上百隻黑色小金龜，大家疊羅漢般相互依偎取暖。但是，連續下雨後放晴的第一天，已經餓肚子好幾天的蟲，好不容易盼到放晴的日子，可以說百蟲競出，這時候找蟲可是非常容易的事。

找蟲還要看時間，最好的時段是在早上十點到下午二點間，當然夜拍除外。一大早，花、葉上還沾了露水，濕答答的，蟲還不會出現。七、八點，太陽露臉了，經過陽光曝曬一段時間的花草，應該是蟲最甜美的食物。流傳的一句話：「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我是認爲不見得正確。鳥，通常在日出時就醒過來到處找食物，以早上七點來說，那時候的蟲都還沒出來呢！當然，也許我的觀察有誤，不過，說不定蟲蟲間也流傳著上面那句俗話，所以蟲都賴床吧。

某一年的太魯閣馬拉松，前一晚我就睡在綠水。一大早起來，外面晨曦初現，花草依舊，鳥兒卻已四處飛翔、鳴叫，但是我繞了綠水附近一大圈，草花上就是沒看到蟲。上班日，我騎乘機車到達綠水的時間大約是八時十分，這時候的蟲也極其有限；十點過後，反而是蝴蝶飛舞、群蟲奔跳，很容易就可以在步道、原野地的草花上找到蟲。那爲什麼是下午二點呢？主要是二點以後天色開始昏暗，找到蟲，勉強拍下，也是效果不佳，倒不如停止找蟲。

除了時段以外，也必要了解蟲的食性、習性。譬如：枯葉蝶喜歡吸食腐果、樹汁；台灣大椿象會在青剛櫟樹上；見到菝葜，就上下搜尋，找菝葜金花蟲；喜歡訪花的蟲，大部分都可在大花咸豐草的花蕊上出現。經驗以及對蟲認識的累積，都可以加深我們找

到蟲的機會。

四、拍蟲

我相信使用傳統相機、加上近拍鏡頭所拍得的蟲照，照片品質絕對不是數位相機所能比擬的。但是如果是以巡查、觀察為目的，順道拍攝的蟲照似乎不必要求到如此精緻。何況使用傳統式相機，到底相機有顫動否？快門、光圈用得是否恰當？照片是否清晰，在拍照當時不曉得，沖洗照片又得花一筆錢，因此，使用數位相機應該是最佳選擇。尤其在按下快門後，馬上就能檢視照片；拍照日期、時間也在數位檔裏，對於爾后相片的處理、整理都有很大的幫助。

數位相機當然畫素愈高愈好，近拍距離也是愈近愈佳，重要的是，拍蟲時要把相機隨時保持在待機狀態。像一把槍，已經裝填好子彈，開好保險，只要一扣板機就可以發射。所以，在行走步道時，拍攝的各種設定都已參考當時的環境調好了，甚至近拍焦距也已經設定，在看到蟲時，不用三秒鐘就可以完成拍照。

拍蟲時我會讓眼光比腳步快上三步的距離。蟲是很敏感的動物，異常的草花搖動或突然的聲響，都會讓它快速躲避或飛走。碰到難得一見的蟲或捕殺、交尾等動作，千萬要把握。我的作法是先求有，再求精。求有，也就是在稍遠的距離就先搶拍一張，然後再慢慢地接近，求角度、求品質。

那麼，找蟲、拍蟲是一個人去找、去拍好呢？還是幾個人同行好？多幾個人是多了幾雙眼睛，對於自己疏忽沒看見的蟲，是增加見到的機會。不過，別忘了，多幾個人，腳步聲、衣服摩擦草木的聲音，都可能驚擾到蟲。另外，如果同行的人也有興趣拍蟲，那還好辦；如果沒興趣，只是跟著走，單單考慮找蟲的行進速度是不是太慢？拍這隻蟲用的時間是不是太久？分了心，就沒辦法專注找蟲、拍蟲了。所以，我都是一個人獨行。獨行，是很寂寞，卻很自由。行進速度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拍蟲的時間也可以自我控制，見到一隻蟲，要怎麼拍就怎麼拍，不用怕冷落別人，方便多了。

四、拍蟲的好處

拍蟲有什麼好？蟲不是看起來很可怕嗎？拍來拍去，不就是那些蟲而已，幹嘛要浪費時間？總有人會問我這些問題。笑了笑，心裡卻想著，拍蟲的好處可多了。

因為要拍蟲，必然要先找蟲。找蟲，走步道是最容易找了，天天走好幾公里的步道，是很健身呢。如何在樟樹樹幹上一眼就看到蟬？如何在一大片草花中很快就發現有蟲停棲，不是在訓練個人的眼力、敏感度嗎？拍了蟲，對圖鑑、找資料，參與網路討論，增進昆蟲、植物的知識，對自然界多一層認識，有何不好？

另外，找蟲、拍蟲，也等於是探索園區的昆蟲資源，把這些昆蟲資料轉換成解說素材，豐富展示內容，也是一件好事。現在，晶華飯店會告訴他們的旅客，到展示館去聽蟲、看蟲；一位海星國小四年級的學生，逢到假日，就會央求他的父母載他到綠水來找蟲；一次，四位住桃園的女生為了看蟲、聽蟲，在綠水從下午三點耗到五點半。因為蟲，還可以認識好多、好多的新朋友。

最重要的，蟲再大隻，也不過是一丁點兒大。對人來說，任何一隻蟲，人只要猛力一拍，蟲必死無疑。可是，拍蟲拍久了，縱使是再大、再醜，全身長毛、齜牙裂嘴的蟲，在拍蟲人的眼中，也是那麼可愛。對蟲，沒一掌拍死，反而留下它可愛的影像，我認為，慈悲心無形中就漸漸滋長了。

五、結語

只要有時間，不必花錢，不用高深學問，多觀察、多注意，找蟲、拍蟲是輕而易舉的事。感謝數位相機的發明、進步，讓拍蟲更是唾手可得。

我經常想起一位台灣觀光專校暑期學生義工的話。他說，他也喜歡拍蟲，尤其是锹形蟲，因為住在新竹市，只能利用週休時間騎機車 100 公里到尖石鄉去找蟲。在國家公

園服務的我，觀察、調查的區域就在周邊；不單是假日，只要有空檔都可以就近觀察、調查。尤其一般上班族只能利用假日出野外觀察，我卻是每天都可以進行。我的一年相當於別人的三年，甚至四年！我很高興在過去四年探索綠水、天祥地區的昆蟲資源；也很高興能編印成書，敘述個人的感覺、心得，與大家分享。

六、誌謝

四年來的找蟲、拍蟲，要感謝管理處各級長官、同仁對我的協助與鼓勵，這是我能夠持續多年找蟲、拍蟲的驅動力。太多太多的解說志工跟我在綠水一起拍蟲、一起找蟲、一起討論，少了他們的經驗及參與，這些蟲照是不可能集結成書的。也謝謝嘎嘎老師的昆蟲網站，雖然沒見過他本人，他的網站資料對首次接觸蟲的我，在認識蟲名、了解蟲性上提供很多參考。特別感謝已榮退的前保育課劉課長，從她公務生涯的最後一次用章是蓋在我提報的自行研究計畫簽陳上，就可以了解她對我彙整蟲照、集結成書的期待；要不是已退休的她在今年十月下旬多次電話關心、催促進度，對當時尚未提筆撰寫、生性疏懶的我，是沒辦法在期限內完成這本報告。

對蟲，連入門都還談不上的我，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不吝指教。

蟻蛛

蟻蛛，長得像螞蟻的蜘蛛，應該也算是擬態的一種吧；或者，它本來是這樣的體態，多事的人類把它冠上「蟻」字，來強調它的陰狠。但是在昆蟲的眼中，是把它看成行動緩慢、不構成傷害的螞蟻；或者，一見到它，就知道它是致命的天敵蜘蛛，需要趕快逃避、求生呢？

蟻蛛還是會吐絲、會結網、但是它的網不像一般大大的蛛網，懸掛在屋角、樹枝間，等待獵物自動上門。它的網只是作庇護所來隱蔽自己。

文天祥步道廢耕地整片的大花咸豐草上，曾經發現一片被蛛絲卷起的葉子。沾著露水的蛛網密密麻麻，矇矓地看見似乎有小東西躲在裡面，用手稍微撥弄，小東西後退、再後退，然後從另端迅速竄出，它是蟻蛛。見光的它，像放大的棘蟻，行動卻比棘蟻矯健；粗大的觸肢像兩支水彩筆頭，不時上下擺動；正面看，瞪著四顆圓滾滾、亮麗的眼珠，似乎在說：「爲什麼要吵我。」

見過的蟻蛛有大有小，體色大部份是灰黑色，如果不仔細看它頭上的兩隻觸肢，或算算它的八隻腳，是很容易把它誤認爲螞蟻。蟻蛛一般是在葉面上、欄杆扶手上活動，見到葉蟬、蚊、蚋等小型昆蟲，迅速衝上獵捕。雖然是昆蟲殺手，在我的眼中它一樣是好可愛。

紅紋沫蟬

紅紋沫蟬是蘇花公路匯德步道上常見的昆蟲。走在步道上，經常可以見到一坨坨的泡沫裹在兩旁芋麻的莖、葉上，泡沫裏面住的就是紅紋沫蟬。

還沒有找蟲、拍蟲以前，我跟大多數人一樣，認爲這些泡沫是口水，或者是什麼蟲的包裹液，絕對想不到裏面住的竟然是沫蟬若蟲。

根據研究，這些泡沫是沫蟬若蟲排出的植物汁液，加上本身分泌的粘液，兩者混合並配合若蟲腹部的蠕動，將這些混合液打成泡沫狀，若蟲就躲在泡沫裡。在這裏，天敵見不到它，它卻可以幸福快樂地在裏面吸食樹汁。隨著若蟲長大，體色會由黑白兩色變成黑紅雙色。漸進變態，成蟲的沫蟬頭胸部是黑色，腹部爲黑色帶紅色斑紋。

沫蟬算是蠻機警的蟲，突然靠近的鏡頭，或者倉促的腳步聲會嚇得它馬上跳開。有機會遠遠地見到它時，可得放輕腳步、慢慢靠近。

螳蛉

脈翅目的昆蟲，在天祥地區並不常見。每次見到這些蟲，總是小心翼翼，相機慢慢接近，深怕驚擾到它，下次不知何時才能見到。

翅膀幾乎透明，全身翠綠色的草蛉，在我的紀錄裡幾年來只見過二次。肉食性的它，吃的是蚜蟲、介殼蟲，只是兩次見它，都是看它睜著二隻大眼睛停留在葉面上。

螳蛉也是少見得很，還記得第一次拍得它的影像是在文山賓館前庭的山櫻花葉背上。小小隻，透明的翅，一樣有倒三角形的頭，一樣前足彎曲如螳螂的捕捉足，它是螳螂的縮小版。不過，還是沒見到它捕捉小昆蟲。

管理站後方的福木盆栽上，一次來了一隻外觀跟長腳蜂一模一樣的銅頭螳蛉。仔細看，它那像螳螂般小小的頭、小小的捕捉足與身體簡直不成比例；而且，像騎馬打仗的遊戲般，外面還裹著裂開的殼。

少見的昆蟲，每次見到總多一層喜悅，也總希望還有再次見到的機會。除了拍照以外，因為不知蟲名、蟲性，對照圖鑑或網路上的相關介紹，增添個人對蟲的認知，也增加生活的情趣。

捲葉象鼻蟲

捲葉象鼻蟲不像其它象鼻蟲有著外觀像大象明顯較長的吻部。比起其它的蟲，會捲葉的象鼻蟲反而是頸部較長些。

走在天祥地區的步道上，很容易就可發現朴樹、鹽膚木的葉片被捲成一個個葉苞，就像聖誕樹的掛燈一樣，垂吊在樹上，這些葉苞就是象鼻蟲育嬰的吊籃。

象鼻蟲媽媽會先把葉片在距離頂端約四分之一處由葉緣向中間橫切，然後到葉尖處產卵後，由葉尖開始打包、捲葉。卵一般是產一顆。有一次一時好奇，把一個葉苞打開，竟然發現裡面包著三顆卵。愧疚得很，只能匆匆地捲回去。

我曾在文山後山步道見到一隻黑點捲葉象鼻蟲，已經把卵產在葉尖，才開始要捲葉。拍了照後，過了二十分鐘巡查回來，葉苞就已經捲好了，捲葉效率算起來還蠻高的。

天祥地區常見的捲葉象鼻蟲有黑點捲葉象鼻蟲及紅化型的黑點捲葉象鼻蟲。這些象鼻蟲平常以啃食葉面維生，有人靠近，就提高警覺、靜止不動；或者乾脆六隻腳一縮，由葉面滾進草叢落跑。

印象深刻的是，在匯德步道見過一隻黑長頸捲葉象鼻蟲，長長的頸部，眼睛遠眺，巍然獨立，倒像是一隻縮小版的蛇頸龍。

芭樂樹下的蟲

喜歡吸食樹汁的蟲，一般對腐果也有相當興趣。要誘捕吸食樹汁的蟲，尤其是鞘翅目的甲蟲，聽說用鳳梨最好了。我是從來沒有用水果來吸引昆蟲，因為管理站前方的芭樂樹落果就會吸引蟲上門，這三棵樹下也是管理站的昆蟲生態教室。

三棵台灣土芭樂樹同樣不知道誰種的？為什麼種？同樣不會施肥，不會剪枝，它就在坡地上長大、茁壯。長出的芭樂也是沒有人會去摘，縱使紅肉的土芭樂味道確實好香。

每年五、六月，芭樂樹就開始開花，七、八月就結果了。這時候也差不多是昆蟲大出的時候。芭樂長大、落果、腐爛，果香就吸引好多蟲過來搶食。扇角金龜、騷金龜大部份都獨占一粒，埋頭果肉裡猛吃；枯葉蝶、綠蛺蝶、黃斑蛺蝶用虹吸式的吸管吸食果汁；好大隻的棕長腳蜂也來湊一腳，它個性溫和，可以和金龜、蝴蝶共享腐果。換作是

黑尾虎頭蜂就不一樣了，它不單對人兇，在吃芭樂時，如果有蝴蝶、金龜靠近，它會停下來作勢驅趕，比它大隻的棕長腳蜂都怕它。

單純的芭樂落果，可以觀察、紀錄有那些蟲會聞香而至；也可以了解原來昆蟲世界也是適者生存、競爭的世界。

可愛

可愛，辭海的解釋是「令人喜歡」。蟲長得很美麗，本身就令人喜歡，當然就很可愛；有些蟲縱使是專門獵捕昆蟲，或者會發出臭味，長滿棘刺，只要能令人看了喜歡，都是可愛。

譬如毛蟲，軟叭叭一條，有的全身長著長毛，有的全身光滑；有的體色鮮艷，有的色如土灰；有長、有短；有肥、有瘦。人見了，有的喜孜孜，有的嚇得哇哇叫。但是任你再怎麼不喜歡毛蟲，見了「巧克力毛蟲」的照片，大人、小孩無不高興得哈哈笑。看見毛蟲的尾部有眼睛、有嘴巴，還長了鬍子，最常聽見的遊客評語是：「怎麼有那麼可愛的蟲啊！」

扁鍬形

因為不曾作過夜間觀察，所以趨光性的甲蟲在我的相片紀錄裡並不多，扁鍬形蟲就是其中一例。

應該是夜間出來覓食、遊完，天亮忘了回家吧！那一天有遊客從展示館外的草地中撿來一隻扁鍬公蟲。活體呢！好久沒在綠水見過它了。一時高興伸手就拿，扁鍬兩隻大顎毫不客氣地的夾住食指。甩也不是，怕一甩把它給分屍，忍著痛，小心地把它掰開，只見它六隻腳亂踹，大顎不停翕合，還是一副兇猛狀。帶著它到後山找棵樹，把它放在樹幹上，靜止不動的它，像是在熟悉環境，也剛好有時間讓我從各個角度留下它的影像。

其實要見到扁鍬還是有機會的。文山小公園一棵青剛櫟的樹皮傷口，就常吸引扁鍬前來吸樹汁，而且不是一隻，是夫婦同行。扁鍬不會驅趕一同吸樹汁的蝶或金龜，縱使有虎頭蜂在，它也不怕，只自顧自吸它的樹汁。有時母鍬一頭鑽入樹皮內層時，還可見到公鍬暫止停止吸汁，站立一旁像是守衛。

現在展示館昆蟲櫃裡，仍存放著同仁在二年前撿回來的扁鍬、鬼艷鍬形蟲的軀殼。每當我把它們拿出來作解說時，遊客經常是驚訝不已、讚譽有加，拍照的要求更是常有的事。大型甲蟲確實在枯燥的生活中增添許多趣味。

微小

微小，是相對於對某種蟲的一般認識中，它的體型卻顯得特別小的蟲。譬如一般印象中的天牛，都是體型碩大，但也有小到不足半公分的天牛。

小雖小，這些蟲的本性不變，當然也一樣會覓食、捕殺、交尾。

交尾

交尾應該是私密的事，蟲蟲可不管這些。見到昆蟲交尾，高興的是，它的後代可以繁衍；當然，相片紀錄裡也增添一筆。

交尾的姿勢一般有跨坐式與接尾式。跨坐式較小隻的公蟲多騎在母蟲上；交尾式則尾對尾直接接觸。蜻蜓與豆娘比較特殊，公蜻蜓用把握器夾住母蟲的頸部，母蟲則腹部伸到雄蟲的生殖器，完成交尾。豆娘也是一樣，但外形看起來像個心形。

享受歡愉的同時，蟲也是最欠缺警戒力的時候，只要不去驚擾它們，相機可以從任一角度盡情拍照。

有趣

昆蟲的形態，有的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趣味性，譬如：寬腹蜘蛛胸、腹的圖案；姬蜂大如鉛筆心的產卵管，看起來都饒有意思；昆蟲不經意的動作，就蟲來說，是自然不過的動作；用人類的詮釋，卻發覺特別有趣。

兩隻椿象若蟲刺吸一隻毛蟲，一隻在頭，一隻在尾，口器頂著毛蟲就在欄杆扶手上繞圈圈，是很有趣；喜歡在禾本科植物上盤桓的禾株緣椿象，一隻站著，另隻掛著，像是在照鏡子。湊巧的動作，用人的認知詮釋，也饒有趣味。

殘缺

蟲在有限的生命裡，除了交尾、覓食、起床、睡覺外，幾乎沒事可做。看似幸福快樂的日子，碰到像颱風暴雨、掠食者攻擊，或人類砍草、噴藥，逃得過，全身無恙；逃不過，輕的斷翅、斷腳；嚴重的，連性命都保不住。

雖然是斷了翅、斷了腳，日子還是要過。蛇目蝶、青斑鳳蝶翅膀破了、斷了，還是要出來覓食；可能的話，還找個交尾對象。燕蝶的尾突、眼紋都不見了，還好不妨礙飛行，下次吸花蜜時，可要特別注意掠食者的攻擊。中形金蛛斷了腳，還好是待在網上等獵物上門，尚無大礙；換成貓蛛、蠅虎需要追捕獵物，那就辛苦多了。突眼蝗、蟋蟀也是，覓食、逃生都更困難、更辛苦了。

看著這些身體部分殘缺或殘障的蟲、蜘蛛仍奮力地覓食、求生，不禁感佩它們堅強的求生意志。或許，它們也會說；不用同情、憐憫我們，我們會勇敢地活下去。

金桔樹上的蟲

管理站右側花圃種了一排金桔樹，它是我經常帶遊客直接觀察昆蟲的地方。椿象、螳螂有季節性，不一定看得到；全年都可以見到的是大鳳蝶的幼蟲。

產卵季節，大鳳蝶在靠近金桔樹時，腹部飛快地往葉背一點，就下了一顆卵。灰色的卵會漸漸變成紫黑色，有一天，卵孵化了，葉面上就可以見到一些小小隻、不到 3 毫米的幼蟲。風吹雨打，挺得住、活得下去的，像養蠶一樣會漸漸長大。

長大的毛蟲最有趣了。一些從都市來的遊客不曾見過這種蟲，要他們對著蟲吹口氣，毛蟲抬起頭來左右擺動，像是在說：「No！No！No！」；再對毛蟲吹一大口氣，毛蟲鼻角吐出，伴隨著一股粉味傳來，遊客樂得很。

然後，毛蟲漸漸停止活動。有一天，毛蟲吐出的一條黑絲會繫住它的頭部，漸漸化成一顆吊在樹枝上的蛹。綠色的繭會漸漸變成金黃色，不經意間大鳳蝶就破蛹而出，留下吊在樹枝上的蛹殼。

管理站外的金桔樹可以看見大鳳蝶的生活史，它是綠水站的生態教室，也留下好多遊客的驚奇。